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三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墓表

隆慶戊辰南宮進士四百人而行年二十有二者六人  
鄒國材陳汝新聶子實華起龍張澤民與余也華主客  
早卒陳觀察次之澤民最少官最達吾黨愧不如迺澤  
民四十有七而歸田五十有三而卽世矣惜哉澤民少  
年明秀視瞻非常而淹雅有器量不可狎近壯而軀幹  
豐偉美鬚髯薦紳中目屬之臨川俗纖儉習事訟獄滋  
繁澤民嘗所暫逢經久不忘一日內刺閨取外事分判



前後相續畧無擁滯鋒稜肅然而時施不測恩人莫窺其際主計者初創條編法衆或疑駭從容劑量務得其平不數月令行如流水其於力子經卹特至流亡還歸荒蕪辟易姦盜屏息商賈野次士之仁者大夫之賢者必加禮焉絃誦揖讓翕然有先進風三年奉徵書以母喪歸服除謁選人年未三十例不得臺省大司馬譚襄毅公宜黃人於臨川爲隣稔知其賢請得爲其曹郎遂除主武選事而特設本科使居之一切章奏上下編研明審爲六曹郎冠會念其太公以頒武臣誥出使還依依子舍不忍去太公趣還朝補吏部考功郎先是譚襄

毅薦爲吏部有尼之者不果久之論定乃得授屬以星變察朝臣諸直言敢諫者率傳致其中澤民所擁護爲多已遭父喪服除遷稽勲員外郎已遷驗封郎中復請告再踰年除故官更調考功文選每人署薰沐告天杜絕私門倖竇而其要在錄忠直懲貪黷振淹滯汰浮冗斗食以下小官地有善惡奉有羸詘吏往往高下手索賄澤民察年力量才器小大繁簡適宜又度道里遠近不至費僦賃以資沓墨者口實中外稱之是時澤民登第二十年爲吏部十三年望實爲最擢太常少卿尋擢右通政已擢光祿卿條疏積弊十餘事著爲令已擢太



常卿再疏請蚤建儲以定國本已擢右副都御史撫閩而島夷蹂躪我與國朝鮮江海諸藩戒嚴則簡將肄卒治器儲餉更增舟師防要害而裁幕府之濫費覈寺田之影賴檢商稅之侵牟清庫金之蠹耗凡若干以佐軍興民不苦加賦大司馬以征倭調閩樓船卒汎海赴天津澤民言不便請以八千金爲資令匠師就天津造舟上從之而或誣爲江陵私人朝衆心知其不然重違言者請解任歸里以需後用報至有欣色以爲助勦戎旅不若栖遲丘園之適也所築山房饒美竹顏之曰萬玉四壁列圖史日詠嘯其中客來焚香鼓琴已揮麈談名

理已命酒酒酣以往揚挖古今人物霏霏不絕語及世情則酌太白而謝之澤民故山東汶上開河里人張林仲子也五世祖浩禮浩禮生勝勝生珊瑚珊瑚生林江陵司公督運往來開河間與林游甚歡見澤民奇其相使屬對受命如響而澤民已喪母遂乞爲子令羅宜人字之澤民居恒避人流涕以爲不獲報所生而司公夫婦凡兩受貶封三年之喪畢奉使過開河里行求宗黨得一

人則其叔父宗魯相持而泣考問家世乃奏復故姓沒之日援筆爲書以授諸子曰開府非卑僚半百亦長世惟生我之劬勞吾慚負于天地君子以爲其不忘親也



蓋所遇深有足悲者焉所著天官郎草填閩疏抄北游  
稿若干卷其文學政事亦可槩見已諸子疏聞於朝大  
宗伯予祭大司空治葬鄉二三鴻儒名卿爲狀爲墓誌  
爲神道銘而使余爲表墓域余辱澤民衿契深不得以  
固陋辭其所最不平者今天下以江陵相公爲談柄門  
人故吏諱言之抑何甚也始澤民謁選人相公初當國  
實以同里引嫌而忌者乘隙中之謂劉侍御疏出里人  
口語然卒用澤民澤民亦不欲相負時時自遠其爲郎  
中稍得行志則江陵沒已六七年而名之私人是尚不  
識相公何如人安識澤民哉善乎曾宗伯之言曰江陵  
相不欲使用者不才才者不用有才如公能終抑而置  
之耶傅太常謂江陵毅然欲振天下之衰而登之上理  
細人側目公獨以恬澹免知人哉澤民與相公皆寒魄  
余故表而出之非諛墓語也

通政使司右通政徐公墓表

三衢納言徐公沒之六年余承乏領越憲事仲子日乾  
以伯子日嚴所爲狀屬余表墓余諾具草會迫入計無  
狀坐謫尋遭母喪歸無所得郵致今年故人魯君子入  
晉伯子書來督前諾則草藏家笥中更按狀爲之表曰  
公名一櫛字汝材別號賓梧宋淳熙間始祖大興爲衢



守子成忠尉常山爲常山人子百一以明經任史館改  
評事子千五登進士再傳逢吉以材幹舉掌寶鈔局事  
贅西安王尉家卜居西河爲西安人子忠三舉明經爲  
教諭子延九教授嚴州三傳爲宣義郎勢遠勢遠子珍  
珍子雄甫雄甫子湘爲邑諸生生公以公再受封吏部  
郎娶葉紀善良玉女封安人公生王父奇其骨想必大  
吾門母讀書曉大義日口授之輒悟稍長就外傳所習  
什伯羣兒受戴氏禮父以爲強記難不若周易簡公私  
讀禮一再過不忘已師方伯余先生國賓盡得其指北  
海馮公爲督學擢第一時猶治易也而後遂以禮專門

名家自方伯外所友徐侍御任道余叅藩懋中最爲契  
合聞勾餘有爲蘭江人師者負笈從之其人一見公屈  
服而公受室鄭安人婦翁類外黃富人公姝不屑意卽  
婦生女未嘗歸視丁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衢人踵公  
習禮者斌斌矣大學士殷文莊公故以禮登第名數正  
與公同笑謂公請授吾衣鉢公遜謝屬有霜露疾予告  
局戶謝賓客日討論國家典章律令三年赴廷試除寧  
國尹奉父母就養輿馬器用及諸供億不煩里旅猾吏  
欺公易與公摘其伏若干事三十餘人抵罪衆皆竦息  
兄弟爭訟譬說骨肉至情泣下相讓而去所斷獄明察



如神或累月郡不見邑訟牒已清戶口田賦手校籍得  
逋賦田若干畝逃亾若干丁暇集鄉三老申

高皇帝六諭以化導其子弟邑廳事不蔽風雨不欲改  
作民胥言故所募輿梁之羨饒爲之令下徃役者子來  
匝月而落成爲文記之猶以未信而勞自訟也以才任  
劇調丹徒士民走中丞蜀張公所言寧國不可無公者  
五號泣不起張公乃屬公留三月爲定賦籍而後代寧  
國人傾邑遮道舟不得發夜潛解纜去而伐石頌德爲  
祠生事之是秋應天大比士公校禮經得七人主司又  
命公搜諸經之遺者丹徒附郭當孔道租庸百倍寧國

公戴星出入饑不遑食夜不遑寐病矣歲旱禱雨立應  
海風挾潮決江岸田廬割俸稍築堤捍之已修學宮擇  
郡邑庠士秀者養而教之士咸奮進取觀察吳之望李  
一陽其最知名者也張氏子爲怨家所誣諸違例事法  
當籍蓋臺使阿邑政府檄旁郡逮之公力白冤狀得無  
治一日出遭毆死人于途者訊之自服誠不忍一時小  
忿揮拳格之不謂輒死幸明府目擊就死無憾公得情  
而矜傅生比三年報政封父如其官母孺人而均田之  
議起履畝括地不爽尺寸邑田有官有民有山有沙論  
謠則官輕於民論賦則民重於官論地則山瘠於沙而



山之賦倍沙於是以前賦均之民以民役均之官以山田二畝視沙一畝又以丹徒濱江阻山較隣邑丹陽金壇地爲下而徭賦加三之一宜合三邑均其規式上書諸臺談之垂涕鄰邑多要路人見格而第豁丹徒運米三千餘石歲省二千金民入租金投匭中無纖毫羨贖鍰不以入橐治行爲三吳冠擢吏部稽勲主事所脫張氏子笥文錦爲餽公笑而却之是謂我欲取故予也丹徒人生祠之北固山中以王父母喪畢事而後如京已調驗封考功尋移病歸掩關讀書與初成進士時同病力猶屬其子誦而聽之諸臺使郡邑吏謁不通守同榜

陳公澗令門人李公一陽迫而見之亦不報謁久之不欲北父趣行單車往而有後公至者得先除幾一歲始除故官久之調文選諸後公者越次爲郎中矣值

皇太子生封父如其官母安人明年迎父母就養稍遷稽勲員外郎頃之調驗封尋進郎中海豐楊公爲冢宰倚重公疏草率出公手次應移考功以讓同榜晉李公同舍嘉其義李公遷公爲考功當大計固辭楊公不可非君莫辦此持大體不毛舉細故而於善類多所保全比部張郎故爲御史歷詆公卿公卿嫉之大司寇以爲當罷公爭之強少宗伯張公謂公居恒恂恂臨事威武



不能奪也已調文選選擢一乘至公廣文若諸小吏酌  
地里遠近俾得攜家口以行有兩御史爲執政臺長所  
親信而意見殊左先是主選者兩補外以平之而歸過  
同舍郎呂公公知呂端人卒不勝呂坐補外公恒自訟  
由此與當途益牴牾有求吏部郎者拒之憾而造謗又  
嘗却同榜苗僉事淳然餽已苗遷行太僕卿露章劾公  
公已遷太常疏辯事下部院覆疏有兩地去思七年不  
調語蓋實錄也苗除籍爲民公領職如故奉使德藩登  
太山夜半望日出而下將南還聞父病與疾冒暑歸  
至則父病良已而公又病苦饑條上便宜數事民

饑而不害明年卽家拜右通政稱病不出城南別墅臨  
濠爲濠上亭種竹秔蔬岸植桃柳與所善友生日觴詠  
其中客諷之仕公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雖王天下樂  
不存焉吾復何求且吾年甫四十備位九列不可謂不  
榮權勢不尤則夸者悲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我夸貪也  
與哉客語塞父母愛少子爲輸貲入太學太學依倚聲  
勢豪里中公以默止謹不欲傷父母心太學好生分盡  
以上世所遺與之而更割其俸之半有燕會太學不至  
不就席父或詬責其子爲長跪請罪命之起然後起母  
七十而病痿延醫禱祠代爲手足燕居溽暑不廢衣冠



見子弟肅然有不善時予杖配鄭安人外無姬侍相對儼如也食執粗而不臧爲好生戒殺書貽親友有盛饌蹙額不舉諸子衣布衣旣爲博士弟子始製一縑巾履小奇裘襖而笥之族未有祠請於父以二百金爲族人先祠成麗甲三衢歲時饗祀合族慶弔休戚相通又以百金置田祀高祖而助族之婚葬孤嫠若罪不能贖者佳子弟爲里塾延師課業壻父鄭孝廉卒京師爲調棺殮產落處其子別室而教之婚友人之子掩里人之齒治病賑饑不可勝計朝議重公推太僕卿以公副而憾者尼之明年內察拾遺報罷公色喜是成吾初志體故

灑其冬母卒哭之哀毀滋甚殯之先一日強起爲文以祖臨棺長號失聲幾絕而蘇自知不可諱索筆題句云百年猶一瞬大塊亦無常人生皆夢幻何必論彭殤人世光陰促仙家歲月長而今塵夢覺歸彼白雲鄉題畢檢笥中數十金付諸子爲喪費生平詩文不輯草惟園居雜詠司銓題藁藏於家公生嘉靖乙巳十月二十有五卒萬曆乙未十有一月二十有七日年五十有一配鄭安人七子長日嚴太學生娶太醫院吏目楊仲光女次日乾邑諸生娶鄭太僕有年女次日寅蚤卒次日觀太學生娶經歷祝懋官女次日益娶葉次日升娶王



次完名塲二女長適鄭太僕大經孫邑諸生廷輔次適  
詹叅藩思謙子邑諸生從涑孫男八應麒應麟應蛟應  
鯨日巖出應鼎應豫日乾出應鶚日觀出應仕日升出  
孫女二圭字陸叅藩瓚之孫某蘭字郡庠生葉其蓁子  
某萬曆丙申十月十有三日葬大洲太山尖下余同榜  
爲吏部郎者浙有二人公與縉雲鄭邦章邦章持正而  
江陵柄國權不旁落得申其志公掌銓吳縣與楊太宰  
多通故公不見德而或召怨比事久論定公不待矣其  
居家孝友三衢人迄今稱之公父猶在每自歎吾伯子  
愛弟以德吾愛諸子以姑息負負無可言者公子多賢  
天將啓之表所以志也

河南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栗公墓表

栗右丞卒之二三年余上計見其子孝廉儲棟則君已葬  
墓有銘矣又六年余起家入秦孝廉謁余以表墓請余  
同公登第同朝可五年後守隴右則公邑在部中嘗過  
公廳事僅容旋馬民隱邊計扣之響應度異日可爲縣  
官備緩急當艱大而遽已矣惜哉公舉進士除中書舍  
人選授吏科給事中與侍御史吳道明同視禁城會  
穆宗御門卒顛眴下堂走羣臣傾駭旣入內不欲洩啓  
居耗中外相戒公行夜不稅衣冠而處者盡一月高文



襄以首揆攝冢宰威權震主臺省趨和承意緣虜警增少司馬二人公抗疏言一士之賢勝百萬師官不必備唯其人假備官而植私黨非國之福也故事都御史出撫率由方面敷歷久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今一切用九列臣入仕幾何時儼然領節鉞之重不厭衆心請敕銓曹慎簡擢毋長躁競風蓋文襄諸門人布滿臺省自乙丑至壬申方八年卽爲納言廷尉且覬覦要津以田千秋一言拜相苟爽九十五日三公爲解見公疏擲几下豎儒何知而斷斷若是公不安其位矣大司馬議徵秦晉諸邊戍卒悉戍薊門漕司議轉餉煩費不若

稍昂其直徵金公皆疏折之時公已遷戶科右給事中奉使肅藩文襄乘其出因外補山東僉事肅王勞饗贈餞可千金財受一研而已事竟之山東備兵沂州沂費剗滕諸邑中水蕪穢不治民苦養馬一馬百金半入猾吏橐具白兩臺以市馬金輪罔寺便因著爲令無何遭母喪歸除服仍故官除山東則文襄業已前敗將大用公副推光祿少卿尋遷湖廣叅議無何遭父喪歸除服仍故官除山西分部河東治蒲蒲濱河河岸善崩波惡陵溢臯陸隄繇不息爲計億事材藉田以力任力以夫成堅隄二十里而遠蒲人張文毅伐石作公考尋遷按



察副使仍巡河東河東北不稔于歲困鹿空虛室家相棄人或相噉公修荒政焦勞省瘦民更生視他路爲最議獄緩死多所解宥以任劇遷山東叅政備兵遼海用廉直御諸將吏懷挾嬰瓌不敢望塵垢而與士卒振稟同食遠斥候庀武守信賞必罰虜寇東寧副將祖承訓禦之公操桴鼓先厲士朋勢誅其甲首十七人上功晉爵一級三年報政遷右布政使領職如故西虜火真二酋並暴甘肅邊遽發奔命書三至詔命九卿臺省舉任邊事者皆以公名奏復副山西撫臣之推而都給事中侯公大閱邊疏公勞績賜金一鎰食一品祿勅須開府

亟用鄉人侍御史按遼者沾沾自喜多易公不爲徇苛求細故摘公左遷叅政分部山西之冀寧尋遷按察使備兵陽和再遷河南右布政使而以拮据兵荒勞瘁積痾遂不得瘳上書乞長休告冢宰疏公批患折難社稷之衛需疾小間所司以聞有後命居頃之卒矣其忠謹才譖載省垣疏草九邊方略中要之不盡施也山陰王文端爲文弔曰清修隕命深惡膺仕天有知乎無知乎蓋深憾夫彼已之子心害其能云公名在庭字應鳳生嘉靖戊戌十有一月二日卒萬曆戊戌九月二十有九日年六十有一上世居上黨國初舉孝廉官吏部尚書



曰恕其孫剛中賈張掖因家鞏昌之會寧縣王父仲堅  
父堂俱以公貴贈山東右叅政王母范母趙俱太淑人  
配張繼范俱淑人伯子卽儲棟萬曆戊子舉于鄉仲子  
倣棟季子似棟子女婚嫁氏族及先世系詳林宗伯志  
與孝廉狀中三秦偕余舉進士者十有四人公與上郡  
張丕揚負奇偉倣儻之畫策大氏相當軍伐有賞能其  
官有賞推轂畫熊車者數矣遞病遞起卒以右丞終年  
亦略同丕揚晉太僕卿致仕遺孤大者甫齟余過其墓  
讀其表不稱太僕人語之故丕揚不爲中丞介介獨是  
耳公有子善則稱親親沒而不朽視生得中丞孰多太  
僕無論已

四川按察司副使張公墓表

余舉童子第立庵先生以黃州守有事棘闈望見之貌  
癯神王自是風塵表物又十年由史官出部隴右先生  
已里居造廬而請凝重不妄發言三輔大人典刑故在  
所居衡門環堵僅蔽風雨低徊久之不能去檄有司表  
其間每過必式後三十年孫民部郎來謁知先生卒久  
矣問其志狀則述先生之言曰世人生但識幾字死卽  
有一部遺文○生但餘幾錢死卽有一片志文○吾恥之否  
德不足辱明公筆自題姓名官位家世歲月紀諸石爾



蓋先達有行之者子孫必遵吾言不則爲不孝所著述  
率焚草草任散佚戒勿集以故無得而稱焉又八年民  
部司權潯陽與其父繹思曰我輩有今日惟祖德是賴  
不能紀述詔後人久將泯泯何取子孫爲雖遺訓在亦  
各行其志也詮次先生行實大略屬余表墓門之隧先  
生父長山公以明經貢未仕卒母南太宜人舉五丈夫  
子先生爲仲名嘉孚字以貞兒時瞻矚進退儼若成人  
惟溺苦于學從父受經諷誦研索忘寢食遂致病脾父  
數休之使出嬉遊先生晝紬書夜以甌藏燈展視默識  
莫不閑了屬文典裁清拔十四爲諸生冠有廩食矣詔

簡諸生貢太學先生年十六應選固遜其次已者孫生  
學使謝公召南歎曰張生器識大受遠到者也爲具幣  
師平涼中丞趙公時春日聞所未聞文益宏肆竒警弱  
冠舉鄉試第七人初先生與父皆以廩資俯仰旣偕計  
吏父復克貢日就窘矣簞食瓢飲不願乎外非公事不  
入邑丐居間者面輒赤人終不敢言丁未登進士十三  
人除長治令邑有貢紬三千六百以其式饋令數亦如  
之却不受仍勒石斷後歲役富民筦庫一切倚辦六千  
餘金無不毀家悉罷不用取諸金矢之羨遠行置頓夜  
行秉炬皆自給庭無黠史野無追胥獄無冤結肆無攫



貨輿誦大作已飭學宮集諸生講說評校學義堅明有  
區段次第故事明經予資斧財五金疲于稱貸先生曰  
國家羅士顧以治裝病之乎除權酷六千家家出一分  
爲助至今因之潞國宗人陵折間井繩以三尺挾貴作  
色終不面從其祿則里正所入應手給之不爽鎔銖不  
踰時日宗人始患先生嚴卒乃悅服諸臺特薦賢令第  
一五年徵備臺省長治人携老扶幼羅列遮留不得爲  
生祠事之望遺像而垂涕有事乞靈今猶昔也分宜鬻  
爵無一縑相遺僅擢河南郡丞伊庶人橫甚獨嚴憚先  
生勅其下無敢犯諸所爲察吏治恤民隱大小畢舉吏

民知有丞不知有守爲祠生事焉河南賢守不絕書丞  
有祠自先生始中州盜起延劫趙魏齊魯諸郡檄先生  
討捕功有緒而聞父喪號痛悶絕中夜匍匐亟歸先是  
主者掩敗爲功先生無所阿邑遂以離軍次不待命爲  
口實沒其績不敘居喪用朱紫陽家禮日惟食一升麥  
屑粥服除又三年無仕進意母泣而語之曰若父積學  
不服一官以待若若宦八年譽命不及親何以瞑死者  
目乃謁選人當坐過期律輸作上書自理銓曹言張某  
廉靜著聲喪父哀毀膺疾以至稽慢宜特賞爲臣子勸  
上報可復除重慶蜀方困采木先生經畫宜民民力不



詘中丞黃公御下如束濕薪獨稱重慶張丞公侯干城也攝府篆並攝縣篆吏民懷之如河南擢南京戶部郎留六月結竟諸艱鉅盤錯而後行郎所司錢穀會計明審左右莫能爲奸以餉軍秋毫無損輸者受者喜色相告也三歲考最贈父如官母封太宜人尋擢知黃州黃州于楚十五郡號難治治以廉平爲本郡倅汝劉公容清與先生等黃人稱二清耿恭簡劉端簡筆之書郡運南京熟糧一石而費五卒亦不食也先生爲郎時知狀移文用生米代後遵用之爲永久利以母喪歸面顏憔悴見者惻然庫羨金萬封識蒙塵服除除鄖陽政一如

黃郎中丞臺治焉所需兵餉金椀累萬貯府久失其籍中丞臺不省記也郡守因以共私費先生籍之然不上聞旣擢四川副憲而都人曹公子貞來代以白中丞孫公應鰲孫公兩賢之祀先生名宦其文曰氣勁心和法嚴政惠兩造訊民戶頌春風之筆四知謝客門無暮夜之金官弗怠于宦成民愈思于去後云在蜀備兵建昌戒諸將校不得以筐篚入行馬墨吏望風解綬去旌旗壁壘一新而意倦遊矣乞骸章七上

穆宗潛邸時聞先生名曰張某尚副使耶銓曹知先生志不可奪請得予告病痊起用



上從之蓋異數也所司以三百金贐辭復追至先生家標諸大門之外爲郡時同榜二人在政府入計不發幣寒暄數語長揖而退里居非祭先不御繡衣邑大夫歲一見而已晨不沐晡不飯而終日不去書晚好易事多先覺秘不語人常曰不須名位不用身後之譽袁緩是吾師也署其庭云四十餘年策名却悔紅塵浪度七旬暮齒學易幾能黃髮無愆暇則延致老友酒數行膳一殺談道論文絕不及時事床施籩除屏風布被莞席暑無蓋車無帷田畝無式廓子孫褐寬博掩脛加冠方具禮服猶日防其侈諄諄不已也生正德丙子四月十有

八日卒萬曆甲午十月二十有二日年七十有九葬南山祖塋之次南宜人耐子五人女三人孫男八人孫女五人曾孫三人元配南宜人生哀舉鄉試第二人辰庠生授儒官繼室王宜人生裏同知興國州事副室稍孺人生衷廩膳生宸庠生女一適曹憲使孫貢士任二適栗方伯子夏津縣尹儲棟三適楊荊州幕子庠生挺哀娶于曹生庠生國經婦高氏國維婦安氏辰娶于王生庠生國綬婦曹氏國紳卽民部庚戌進士婦石氏國綺庠生婦劬氏國紘廩生娶稍氏裏娶于某今以綺爲後宸娶于李生國經國統孫女爲庠生某婦曾孫某某幼



未聘先生誌所未具故詳之余讀張茂先鷦鷯賦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又曰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而簡易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于世僞可謂見道之言卒不免遘禍蓋戀位殉名不能自割雖苟知之非允蹈之也先生抗強宗貌權相官駸駸顯棄如脫屣不以節名芥視萬金貴且食貧不以清名修軍實驅劇盜振綱肅紀嗟枯潤涸不以才名自里選上公車冠倫魁能泛濫學海薪樵菽苑不以文名薦紳中幾無舉先生姓字者躬行君子求諸今日天下鮮矣余欽先生德範如師資

禮因以其家司空相方使論世古之者有考焉

福建按察司副使蔣公墓表

己丑春不佞北上寄徑邯鄲時郡守蔣公入計計最擢福建按察司副使以去邯鄲人依依相慕也將俎豆公賢人之間問守治狀其大者在勸農桑收介特省徵發衰次丁口息耗無所容詐激河浚渠往往股引取之時其鍾洩而田盡治歲薦饑出舍於郊發粟爲糜食餓者已益儲義倉粟民不負販而給修什伍嚴警跡無得保舍納藏桴鼓不鳴大猾持官府短長造蜚語中人及諸博徒少年惡子罪如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而羣諸高



第博士弟子如干人授室當國中時臨校之與商推經  
史大義靡不快耳會心不佞固異之自與公同舉進士  
二十年來僅一再見不省記其面貌若何而治行如是  
其夏有大梁之役每行部廉察吏治謂漢重太守不輕  
除其最者至拜列侯故治最近古今安得若公等夾河  
而守爲守若公僅就常調擢一副使而尋歸休如物情  
何不謂公厭人間世矣再踰年公介弟孝昌令狀公生  
平行實使使以表墓請不佞恨知公晚寧渠復負身後  
耶按狀公父世卿贈廣平知府母朱贈恭人朱恭人有  
身感異夢生公甫三歲能識百字十歲屬文意密而理

新贈公居師塾門徒著錄者衆讀公文皆遜服微獨師  
其父卽郎君吾師也十五歲喪朱恭人哭泣無時甚哀  
輟涕卽游思竹素六藝百家之言手自排纂文益閱肆  
世所行枕圃球瑯是也尋爲邑諸生久之不第乃與孝  
昌公招延同志若蕭觀察錢侍御五六曹結精廬七檜  
山中學益勤篤遂以隆慶丁卯同孝昌登賢能書明年  
成進士拜閩長樂令長樂濱海而饒征求無藝公首汰  
供億浮冗者關市譏而不征兩造鴈鶩進徐出片言折  
之輒頓首服寬金矢之罰民大悅匹夫匹婦得詣公庭  
自理簡高年孝弟力田者爲鄉三老執木鐸以徇其率



教與否具以狀對加賞罰焉民病涉爲治輿梁民苦主  
租吏乾沒爲旌邑門有高下手以旌告都養學士之秀  
者廩餼有加跡射圃故地拓飾而肄習之鄰國爭就公  
質成所平反及他善政不可枚數去而民肖像祠之於  
今不廢三載考績爲閩令冠爲當路所忌稍遷留京刑  
部郎人億公必缺望公曰以吾困諸生時較之郎奚若  
爲郎數年所平反如今大璫詐爲旨選江北女充後庭  
迫脅民財獄久不決公至議始定璫有勢力請託多貴  
人卒不能奪也司寇餘姚趙公署蔣郎考上上而贈公  
里居病勅左右秘不使公知公微得其狀白趙公卽日

解組歸歸猶得與贈公訣也其哀毀一如朱恭人日夜  
與形家卜地厝之服除除刑部雲南司司所隸京師諸  
曹獄簿領填委公治作不休所平反復多如南中以病  
歸病已仍故官得四川司所平反如初有尚書子同金  
吾緹騎飲妓館中中酒手刃緹騎所請託名貴人如璫  
亦不能奪也爲郎後先凡十三年出守廣平五年稍遷  
今官未之任以病免遂卒公世胄高華晉咸康中有佐  
伐吳功者曰充秀食采常熟自元忠州判九一家邑城  
南曾王父岳爲汝州守皆有政蹟公實肖之事繼母湯  
恭人如母湯恭人有子事業任所取以私祿營葬贈公



諸弟無與公沒湯恭人爲哭仆地也始舉進士上書言  
曾大母季貞節詔旌其門族有斬朱恭人丘木者公猶  
引持挺逐之手植梧櫨今可材矣娶周恭人恭人母盛  
孺人以公早失母愛公特甚公亦母事盛且推及其支  
屬焉不佞觀漢守令稱循吏者代不數人爲令者不必  
優守爲守者不必爲令公守令俱有善政生不逢時如  
漢封侯下璽書賜金褒異然而東有閩北有趙世世蒸  
嘗所得孰與諸君子多不佞以輿誦知公故特詳公守  
令事其本在孝弟其琢磨在問學如此云孝昌治行不  
愧長樂又能以公不朽難爲弟矣公名以忠伯孝其字

別號貞菴生嘉靖癸巳冬十有二月二日卒萬曆己丑  
冬十月二十有三日年五十有七葬以萬曆某年某月  
日墓在虞山北麓配周恭人有婦德男子二人長國瑜  
次國珙文行禪其家女三人孫女二人嫁聘皆名族其  
遺文有清權山人集續皇明盛事述毛詩大指若干卷

四川按察司副使王公墓表

公名汝魯字希曾別號確齋世南陽人也高祖覺成曾  
祖本高皆以祖鴻儒贈吏部右侍郎鴻儒者是爲南京  
吏部尚書文莊公中州名臣也長子可以光祿署丞通  
判池州府事贈真定府同知是爲公父娶於李繼魯俱



贈宜人魯宜人寔生公爲中子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  
父手書世德家訓以貽之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公拜  
受教父卒張所貽書於堂每讀則涕洟瀾下經術明通  
弱冠補郡諸生以尚書領嘉靖乙卯鄉薦隆慶戊辰成  
進士名在二甲當拜六曹尚書郎宗人與唐邸有連乞  
外除或言是誰知者公謝曰吾方委質爲臣敢自欺耶  
除守嘉定州州人好訟訟所連引人或踰百仟身毀家  
不止公禁兩造不得過十人非是者不受受者立訊罷  
遣嘗數十百輩不責贖仕族田連阡陌自詭家宜復諸  
富民附蔭率以收事苦諸田傭若小民數負其課公譬

曉以律令案比戶口賦不逋而蘇此兩事嘉人迄今誦  
說之州領六邑體如大府公與諸邑令約歲時餼牽苞  
篚毋及桎杻之外比入覲邑令覘公橐垂無以治裝發  
幣餽金三十鎰公曰吾不欲餉人寧受人餉是歲計吏  
集京師千數其不餉人者公輩兩三人耳蜀諸臺察廉  
公褒然州大夫舉首如此者五復以宗正條稍擢同知  
瑞州府事數月以母喪歸服除除真定府其治如嘉定  
時奉檄閱兵遼左所至薪水糲醪或豚肩匹雛而已宴  
勞絕無所赴環瑱之饋逡巡走卻其大將甚貴倨獨嚴  
事公是夫懷冰暑月猶有霜氣者耶發摘軍吏姦利及



籌畫治兵禦虜便宜甚詳居四載褒然郡丞舉首者十  
有五擢知平陽府平陽晉沃土而田賦不均貴客右族  
有弘農不可問之風公治亦如嘉定時平陽人呼之青  
天所領雄州豪邑三十而羸簿領山積移時若掃暇卽  
延進諸生談道講藝諸學官圯陋更新之文教大興三  
年褒然郡守舉首者七擢山西按察司副使部平陽如  
故平陽人歌舞于途故比肩爲郡者手板庭下不無少  
望而公亦有霜露之疾乃移蜀平陽人泣留之不得蜀  
所治達州達故名通元微之所謂海內悽惶地也漏天  
吠日伏陰沈氣善中人公脾疾大作上疏乞歸歸數月

卒其歲爲萬曆甲申八月十有四日距生嘉靖癸未五  
月一日年六十有二公孝弟性成幼遭父喪雞骨支牀  
事母盡物備順夜歸母寢立門外候覺告云兒已歸方  
返其室在嘉州母不樂聞箠楚聲遂一切從寬政居母  
喪苦出總帷側三年不入內昆弟分財讓取劣者伯氏  
以結客負責悉損其產代之歷六政俸稍所入與昆弟  
共遇鄉人無貴賤無少長無敢慢里居非公事不謁官  
府南陽令程遜有所攝逮密叩公再三卒不答程歎曰  
王先生真長者終身無聲伎之好宦遊襟衣篋書路人  
歎息薄田供餽粥闔廬蔽風雨皆先世之遺也里閭浮



競無敖之士望公來爭避匿有犯懼爲公所知卒之日  
鄉人無不隕涕墓在某所二子長應佑國子生次應修  
以茂才異等學使者超而貢之肆力於文章聲藉甚而  
貧不聊生活又慟失父早嘉言善行多所遺忘屬余表  
其大略余別公垂三十年憶公長大美鬚髯面幾無見  
膚度名位必且擬文莊乃竟止斯耶應修貌肖公而差  
短狀言公事親如汝叔異居鄉如陳太丘當官如尹子  
光第五伯魚有美而稱言非誣矣

四川按察司副使李公墓表

余入隴西則頴李公已自關南移山東治膠河雅聞公

文學政事才兼人垂三十年行部過頴會公已病造其  
廬見而懾盡忘吾度也又八年卒子應麟兄弟將葬公  
而以郡人張叅知所爲傳錫山孫少宰所爲志屬余表  
墓公名學禮字立甫先世蓬萊人有軍功爲千戶長至  
伯達坐事失官至柔兆徙鹿邑中河患至桂攜其子宣  
家頴長官里宣生玉營冢舍樹宰木而勒之石吾世積  
德後有與者令無忘所自玉生公父臣以公貴贈戶部  
主事慷慨好施予夢神賜雙玉環遂生公早慧強記蝸  
髻學成而父病請以身代卒不起泣血不絕聲母張安  
人憂之地下人所望兒者何乃強起而安人持家政勿



煩公公學益勤已爲諸生舉京兆試又三年成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有筦庫之役筦庫郎身自潤脂膏而府史夤緣爲盜公一切無所取又善算發前後守藏盜三萬金諸郎以墨坐者五人復總覈諸倉視庫益多蠹銖兩之姦悉知之慎出納汰浮淫政爲一清久之出守處州屬邑上賦有羨金斥還之向後賦取羨以簞簋不飾論而悉收其衡量平之賦應上京師若藩省者不入府畀空文而已諸舞文盤互府諸曹掾或累世稽故案以千百計一旦屏逐而結竟之吏或竊藏金爲子錢民或附蔭巨室避徭賦及威折閭里者若丁張數輩置之理

已履畝均田立二籍曰經緯按校之而賦平處戶口不逮嚴州徭倍之請如戶而止列郡四民願以處州爲式浙數患島寇有警募兵來索餉虐視寇更甚公勅諸邑預爲備兵大喜過望無譁者郡多壯大猾保舍亡命私鼓鑄相鬪殺亟封閉之而捕其渠率具獄其年大比士當有事棘闈至富陽而龍泉壯賊覘公出與慶元雲和諸賊勾連爲變公趣返駕整兵聲言致討賊駭乃公豈從天而下耶棄仗走出境入覲先檄屬邑有供舟車費者坐不肖黜宣平潘聖祖妻舉二子而妾有身妒而賣之柳氏約曰女爲嫁資男爲贍養已二子天潘索妾子



于柳柳詆譎置辭驕嫚不首公一鞠而得情遠近號爲  
神于時處州治行冠兩浙而南曹銜公形短者中之左  
遷知膠州矣膠海濱廣斥田下下獨饒魚鹽富者以財  
役使其衆豪奪民掘冢搏掩訟閱不止公首均田立籍  
如守處時清逋賦鋤兼併收筦獨任土地辟草萊申什  
五游徼之令盜無可容而民日樂業肖公象生祀之稍  
遷河間郡丞會遣大臣閱邊少司馬汪公以公從行所  
規畫悉當機宜汪公薦于朝李郡丞蓋疏附禦侮之臣  
也復擢南京戶部員外郎吏部稽勲郎未幾擢陝西叅  
議守關南甫至金州守白葛藤亞劉才負固以叛公知

左右多爲耳目者佯曰才安得叛必上人督過之山栖  
草藏偷生旦夕耳明日才縛其長子文詣麾下請死公  
下文吏諸悉赦不問反側自安人謂公一言全活人無  
萬數平利令以名愧視下而言徐異之發視則金也麾  
使退迹之令貪而懼不免爲言於諸臺褫其職而朝議  
膠河工移公東矣膠故有元開運道曰新河公爲州時  
相度經費以其策白當路稍傳之朝宰臣奇之毅然必  
行公因疏言嘉靖中副使王獻按元故蹟鑿馬家壕通  
淮船建閘壩以時蓄洩導張魯白現諸河助之功垂成  
而以陞任未究今商船淮安由新壩經安東靈山以達



麻灣麻灣新河南口也昌邑由海滄直沽達天津入會  
通路河海滄新河北口也按廣輿圖及新河議畧麻灣  
至海滄財三百三十餘里非若泛海千里迂迴也下接  
三河上接三山海潮出入其勢自然非若引汶絕濟強  
決細流以渚水也自元迄今岸不崩沙不滲父老傳爲  
銅幫鐵底因勢疏濬一勞永逸非若黃河衝突遷徙不  
常也但以馬家壕底石與分水嶺間隔耳馬家壕已成  
渠功十七分水嶺地勢雖高亦有河形當深濬者三十  
餘里量濬者一百五十里潮所及處修岸立閘可耳夫  
難開石工旣成則易濬土工宜舉我朝初浚會通河積

數年之勞動數十萬之衆經數百里之遠深惟國家急  
務建大功不計小費况事半功倍安可棄之要而言之  
有三利焉不犯大洋風濤之險千艘徑達南北要道諸  
郡悉從此轉輸其不便海者沂會通河以入則漕河歲  
運可分卽一路塞而他路自如利一也登萊斥鹵田卒  
汗萊民困數通其課通運道則商賈懋遷鱗集仰流天  
下大湊資生多方地日墾藝利二也漕卒無事講習水  
戰可以禦倭制遼海利三也天下事無不可爲難在任  
事之人夫王獻非前事之師耶疏上報可詔簡司空徃  
治公佐之事且有緒而忌者撓之寢不行乃作新河對



以見志復以故官除湖廣方征木濠賊官軍數失利公  
偵得大姓數人爲賊囊橐者實無異志官軍環而攻之  
以徼首功莫自堅其命故與賊合使人密往諭除前事  
縛賊自效又伐木書而投之上流沿溪而下宥諸脅從  
者賊內潰其魁首不滿百人狼顧不能支命材官引強  
步師而出一以當十鼓無退聲大姓者爲內應賊盡縛  
事聞賜金幣尋擢四川副使先爲戶部時聞母病適對  
客啜茶盞墮顛號卽日騎歸而母已愈至是以蜀道難  
母不便就養上書乞休吏部不可再疏議覆歷任有功  
清勤素著許以副使致仕年四十有七承歡二十年而

母卒公年且七十哀毀猶喪父時雖盛暑不脫衰三年  
如一日事同產兄白首共匕箸宦橐家賦聽其經紀兄  
卒公已七十有二侍疾治喪如父母發於夢寐悲啼涕  
泣沾席家人見者皆爲落淚弟素無禮于公公貴而更  
厚其子爲諸生爲國子生皆公力也置義田七百畝以  
食族貧者業師尚某病治後事甚具爲位哭于家復請  
學使者祀鄉賢貧交劉張之屬爲部署喪事任養浩無  
故而傳大辟言而免之養浩不知也其父見夢曰非李  
公吾爲餒鬼矣倍德不祥詰旦養浩造門頭搶地謝公  
謝曰若故夢耳余何功之有焉隣伐其宰木守者白公



公曰木已伐矣言之無益于我而彼何覩面爲人邑中屋隣掘坎而據其一隅州守謝聞之卽訊公笑曰此所謂人得人失也謝亦大笑隣楊善求售其宅公蹙然曰百年爲隣何舍我去卒如初負先世責者數十家累千金悉焚其券甲戌不稔于歲以粟千石賑癸巳饑甚遂空其廩所活數千人立義學訓里兒而爲義冢與衆共之一鄉無傳尸焉有婚嫁失時俯仰不贍度多寡予之貲而於長官里尤厚公旣病不數入里里人亦肖公象生事之靈響于今不衰語具州守林學閔記中公故閱覽博物晚年塵心日損道性天悠百家之書無不研討

所註有參同契陰符經所作有皇極數心主問醉鄉傳六壬通會鈴纂奇門切要陰陽全書曆法提要痘疹心法其極思在元化真機一書秘不示人壬午春語人大臣亡應楚分無何江陵卒每言西夏當兵起果有勃劉之變卒之先二日索諸子若甥輩試卷評隲高下翼日具酒食呼兩子前爲壽著幼孫膝上陶然自暢已就寢五鼓呼其子具沐浴衣冠吾終矣頃之危坐而逝面如生其生嘉靖己丑十有二月八日卒萬曆丁未十有二月三日年七十有九娶蔡封安人繼以梁以楊子二人楊出女一人梁出伯子應麟諸生娶右丞王道增女繼



閻思齊女仲子應鳳諸生娶民部郎田勸女女適兵馬  
指揮劉梓男諸生昭明孫男一紹祖聘孝廉盧敏女應  
鳳出孫女一字諸生田之喬男 資生應麟出葬潁西  
河側定嚮廟去長官店一十有五里奉公首丘意也今  
世士大夫口耳之學不適世用抑自負經濟者躬行未  
之有得公計畫天下便事巧發奇中爲吏不好聲矜賢  
寬緩不苛人樂從之年未艾以母屏居子舍服勤至死  
愍世俗之靡薄一切務爲長者具食桐鄉畏壘之報其  
所論著雖專門名家不如可謂古之成人矣余惟國家  
大利害無若漕與河可得漕之利而免河之害者泲河

膠河也泲通矣獨膠尚無任者始濰人劉司空治膠遇  
東方監司以下如官屬衆積不平心害其能在今復苦  
財用不足余讀李公疏對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也因  
表公而詳述之以諗夫爲國家忠計者

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劉公墓表

先帝二年不佞承乏奉臨軒清問是時延津稱子大夫  
者二人一爲冢宰李公一爲藩伯劉公與余皆夷陵劉  
司空先生所進士兩公自垂髫同學申之以婚姻若同  
生兄弟然余以同門數從兩公游甚懽劉公拜內史奉  
使魯尋奉家諱而不佞出仕秦歷藩臬兩政遭喪歸公



始以御史遷秦亦歷藩臬兩政居頃之卒矣公卒之六年既葬余行部大梁過公家謁几筵泣下沾襟又十八年公冢子貳守不腆敝郡始以表公墓請而冢宰公亦謝人間矣四十年離合悲喜都成蕉鹿之夢幸而後死且知公深按冢宰所爲狀表曰明朝列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芹泉劉公之墓而次其生平如左芹泉公別號也其名致中其字位夫先世山西澤州人始祖芳徙家延津四傳寧津簿鏗再傳封公滄娶於李生三子長卽公少神悟機發充然有大成之量稍長好學博聞治舉子業文多奇思十六爲諸生二十七舉於鄉三十

一成進士以病歸三年謁選人會京兆比士遴諸進士才者禮聘公分校所舉十六人皆一時之選已授中書舍人舍人無吏務朝請多暇又多諸大臣任子酒食徵逐公獨與同志討論國家故實法令孳孳如不及歲餘持節使封魯藩餼牽牢醴之外他無所受魯人稱之

上踐祚行慶封父母妻如令甲父且病公依依子舍再疏請養以非獨子例不許父勞之曰草莽臣得從子貴上恩甚厚兒以我故不報命非人臣委質致身之義也老夫強起與兒行庶幾一頓首闕下公扶持而北無何封公卒執喪哀苦徒跣執紼以歸讀禮之日爲志慕錄



以彰先德免喪除故官侍郊祀賜朱衣一襲選授山西道御史巡察西城西城所隸西山列侯金吾大璫丘墓櫛比緇黃之宮大氏無慮數百千爲奸利藪一切以憲法從事貴戚斂手疏言監司有司四弊雖老於吏者莫之悉也已巡光祿坤寧承乾翊坤三宮供億糜費請裁省以明儉德又念都人困於商所宜蘇息者六條  
上嘉納之輦轂之下頌聲四起

上幸藉田公監禮因言苑中隙地可耕

上以時親省知稼穡艱難邠風無逸周道所以隆興也  
上復嘉納之已巡京通二倉疏剔漕蠹六事大司農以

爲允而中貴人司門稅者征斂無藝道路以目疏乞罷中貴人中貴人大恚御史欲扼吾亢而奪之食耶而同人亦有不相能者乘間以年例外補公陝西按察僉事巡關以西席未暖而入賀行李蕭然比還治歲大饑饑民相聚爲盜亟發粟以賑而嚴干振修保甲四境謐如也蕭定肅公以給事中大閱陝西四鎮檄公從所綜核經營寬猛相得定肅還朝特薦公定見定力危行危言按部輒問疾苦核邊洞見絲毫蓋無虛美云已擢右叅議守關南治金州監武試得士與文科等金州濱漢舟稅歲千金蠲之爲修棧道祛虎患癸未淫雨漢大溢公



方按部平利報者云水勢且沒金州矣請無歸公艱然  
曰州人將爲魚吾何可以身免馳歸水尋薄城城門四  
塞或言宜啓門取舟以載家口公不可沐雨乘城塞諸  
竇雨如注城中水無可洩而外水高陷城公府民居應  
時崩潰家人取木作筏栖其上昏夜不辯人筏蕩析哭  
聲四起則婦女溺死者四人矣衆呼天安得一隙明知  
所鄉往耶忽火光從水起徐徐而至公命衆縛筏拊慰  
之可無死矣薄明得解艫渡而栖山麓民舍中男女老  
弱扶服走者無算渡人負緣索重貲或利其有推而內  
諸水公令家人捉兩三人來手劒馘之姑緩若死以救

人自贖計口多者有賞於是千艇馳騫頃時而蟻聚滿  
山麓矣水小減無可得食詔隣邑以舟載米作糜人食  
之一甬透善水者取所溺衣履之屬以給羸身者先諸  
鄉大夫而後及諸生或以公金易布帛衣之事定公相  
地州居萬山下流白兩臺上高阜徙城城中分若干區  
持繩墨授廛廣狹有差毋令豪強得多取已城城身周  
旋版築中寢食都廢不數月而城與諸署俱就則公以  
作勞過當病矣遂上書乞歸州人泣曰公去我而歸吾  
儕孰與處于此亦從公而逝耳諸臺使曰無公是無金  
也固留之公日食不溢米而見金人呼號援止於心終



不忍恒坐蓐中治事母弟從容言曰無乃從井救人耶  
公曰吾一日食公家祿不欲一日虛度耳卽幸而死于  
邸不勝死於水乎益治事如故而體日羸劣不自持攬  
鏡而悲吾卒不得與金人救死扶傷以還舊觀豈非天  
哉迺買舟還金人泣留之失聲公泣亦失聲令吾可無  
死吾寧棄若輩旣知不可留則願貌祀公公揮手辭以  
吾奉職無狀致若輩昏墊何面目受血食或有餽爲公  
治裝輒厲聲呵之吾終不以將死喪生平旣登陸憇南  
陽邸有諸葛武侯祠呼侍兒掖吾謁侯是食少事繁者  
耶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耶死者有知吾從九京遊

矣病革與母弟訣吾所恨主恩未報若事母子諸子女  
弟在猶我在也遂瞑公急難不獨於秦爲然爲內史時  
賀舉人失路引主者取鄉大夫結證故事舍人近侍官  
不爲人結證公卒任之賀登第陽武詹丞損耗部運迫  
欲雉經公聞其廉傾橐代之不受償黃比部客死子稚  
公調棺斂倡鄉人助之四百金而屬其郡邑長爲置恒  
產大理卿李公暴卒公治喪如黃所至後進佳者引與  
其子爲友凡二十許輩皆成名事繼母如父事從王父  
之老而無子者姑若王姑受業師之貧者生養死葬靡  
不盡力月奉之餘鄰里鄉黨咸取資焉故宦無長物又



不爲苟取有殺人而奉二百金丐居間力拒之死者何辜雖萬金吾何敢斃三尺巡倉及關西卻有司以公費進者縣佐某德公持茗裹以獻啓之二金杯在焉公陽爲不知召其人返之卒不言所以不欲敗人官以自博名也死無以爲殮年財四十有七士大夫無識不識聞而悲之配張孺人生二子長永脉卽冢宰婿令成安以治行高等擢今官有父風次永派男女婚嫁詳狀及韓宗伯誌中張孺人自有狀誌金州今更名興安祀公名宦延津祠公鄉賢而永脉奏最誥贈公之詞曰澄清抗節盡瘁捐生俎豆於昭箕裘再振天之所以佑善與國家所爲報勞臣足矣享年不永位不配德夫何病焉冢宰公言公雅慕諸葛武侯爲人以謁祠之日卒將所爲前後身如韋阜耶公墓在祖塋之次歲時伏臘父老子弟徃徃酌酒其下必無帶劍登丘者矣

### 南昌守王公墓表

金壇王氏按恭簡公譜可考而知者曰春二四六傳鎮以孝友旌義門生瀚贈南京兵部主事瀚生槩太學生槩生維熊贈戶部主事娶于葛封安人生華岡公公名堯封字爾祝少有遠志儁才恭簡公於公爲從父尚書專門名家獨得其傳以屬文恭簡公歎賞不置旣爲諸



生耿恭簡公試以識仁策對數千言拔之高等癸酉舉  
于鄉癸未成進士第三人思父不逮見也泣下沾襟觀  
者異之除戶部主事司黃土倉兼委吏乘田之職綜覈  
明審前後畢宋右三司徒察廉俾榷臨清飲水自勵國  
稌外不問竒羨有兄爲諸生而告言其弟乾沒者以親  
屬同自首貸之情法並用臨清人爲生祠焉監兌江西  
念歲屢災民議蠲折軍議減存條三事其綱曰足儲卹  
漕救荒其目十三至今爲令已遷員外郎郎中先是南  
京諸生與篆文生鬪而司寇與郎坐諸生罪公左袒諸  
生司寇入爲冢宰開鬻爵例公特禁天曹諸吏出守南

昌吏毀禁公忿將劾奏不果卒用前隙中計典矣謫同  
知許州不欲往母不可是對上也公諾而母已病醫藥  
含殮無憾旣沒哀不欲生服除除陳州陳州大皞陵廟  
壩三里而羸復州人侵地因修州志足爲信史稍遷知  
滄州或訛言稅店厲民民思亂論之頓息而中使亦憚  
公不入界清丁口省費十六催科限以兩月餘日悉歸  
農民德之長興丞爲吏部郎密戚謁公居間索賄千金  
公以聞逮丞伏法郎恚言公與都運使不相中宜他徙  
郡守葉公持之郎捃摭他事謫公判兗州劉靜修先生  
嘗令滋陽請祠之名宦已遷南京刑部主事雪沉寃久



不決者若干事有被廢列侯與弟闌出不馴刺謁公公  
投諸地罪人而賓禮往來乎懼而戢矣已遷戶部郎中  
監九庫督鹽政給江上諸卒餉文案山積頃時而竟公  
以鹽政故多端承攝去來非宜司徒用公言擇郎專任  
而貫保家償鹽中水者十許曹會臺臣刺蔡憲使不當  
公面折其非臺臣刺公公亦暴臺臣過部有積猾冒公  
廩公坐以戍與其黨流言于朝出公守思南因上書自  
免初公喪元配荆安人以許安人繼金陵太常公穀孫  
女也公以此家金陵詳公子狀中公生平孝友襄兩尊  
人大事旁及從祖一切經費不煩諸父昆弟仲兄失廩

爲復之以明經仕爲令復周旋其子當厄者得入太學  
葬季弟而婚嫁其子女所子他人子公許之已覺其誤  
告廟自罰最嚴事莊簡公與伯兄雙山先生先生有方  
格事之在師友間祠廟封樹間歲展葺課族子弟頒勞  
有差抵掌談論傾其四座疾惡如風卽權勢不少狗憫  
人厄困素所不善以情相歸默爲援拯或爲人分謗終  
不自明居官廉居家不殖產故萋菲之口不能緇涅自  
少至老讀書論文不倦又有人倫鑑識在京師決嘉禾  
范光父高第在滄州首錄王家璋禦其外侮以成名在  
南昌試士不通請謁在山東棘闈與諸同事不分彼已



所收多名士士以此鄉往之執經問字或贄所業小刪  
潤輒佳傳之大都矣自爲文閎肆有體裁家有學惠齋  
摘稿及校劉文清公集謝事後與五六公締文酒之社  
恒言牀頭有酒架上有書入而訪友出而課孫所得優  
于仕矣貽書其子家世淳茂勿習於澆清貧勿浼於利  
誦讀勿惰于嬉蓋行顧其言者也公故徤偶病而醫診  
其脉大驚猶強起應酬宴會病革目安人一歲得兩曾  
孫吾與若日含飴分甘爲樂耳臥而書空有湯水如交  
過一盞應許菩薩添舍利語已而孫象至詔曰無以我  
病妨學左右以附身諸物進視之首肯翼日櫛髮起坐

乃瞑其生嘉靖癸卯十月二十有六日卒萬曆癸丑六  
月一日年七十有一元配吏部郎荆輅女繼卽許安人  
子一廷鉉娶處士虞郭女女二長適給事中沈鳳翔子  
諸生滋次適丹陽諸葛元早卒孫男二仁淝應天諸  
生娶蓬萊尹董某女仁淝娶裕州守許天敘孫女孫女  
一適金壇典客馮體晉子諸生鼎焄曾孫男二長棟淝  
出長楨淝出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厝于東山張王廟  
之阡太史焦先生爲志而謁余爲表余慕公有年所矣  
偶晤之韓朝廷銀臺署中以韻府羣玉不備欲增補出  
所創凡例屬余余謝不敏因問公兩爲守服何以猶五



品曰吾請郎中致仕耳且立身自有本末寧假一郡守  
重然拜南昌命久迺表曰故中憲大夫郡守王公之墓  
而書其行事大致如右

辭生 滋水 自 我 賜 諸 墓 示 早 卒 絲 畏 二 寸 鐵 懸 天 箭  
子 一 我 滋 嬰 與 士 真 陳 文 文 二 身 處 命 事 中 亦 鳳 聯 十  
日 一 日 辛 十 十 亦 一 示 彌 吏 陪 頌 陳 文 繼 唱 指 安 人  
八 期 其 主 嘉 散 癸 卯 十 日 二 十 亦 六 日 卒 萬 曆 癸 丑 六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四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雲南守鄭公墓表

公病革召其子明垣明城而屬之曰必李公表吾墓李  
公者先大夫也與公同舉進士交最稔既卒二子以治  
命請先大夫敬諾甫視草遂捐館舍矣伯子垣則又匍  
匐來屬某爲成之夫二子不以先大夫沒而廢父命某  
其何敢忽忘父執而違先大夫成言乃按狀與銘而爲  
之表曰公諱佶字元健別號印溪世家黃陂二程祠旁  
鄭之先有爲元太史者五傳生公父鸞受易爲諸生積



資應貢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娶於周贈宜人則公母也  
奉直公授徒二程祠公兒時來嬉戲父指二先生遺像  
示之此其人文章道德爲百世師公色喜自是專心向  
學設高座懸髮於梁間無問寒暑日夕誦不休奉直公  
陰使人攜枕席易之不受爲文日奇進十六遊於庠數  
試於有司皆高等以庚子領鄉薦明年上春官而奉直  
公沒矣計至公既歸痛割且死重傷周宜人強進饘  
粥甫勝喪丁未周宜人復卒公哀愈甚凡十二年足不  
入公府有司求識面莫能得至庚戌成進士拜豐城令  
於時分宜執政豐城人黨之者踞要津言事多效勢灼

人公一無所徇被飛語改商城其治商城如豐城猾蔡  
翻椎埋爲奸藏亡匿死以千數道路以目人不敢保其  
妻子公捕箠殺之四境踴躍如出湯火丙辰稍遷大理  
左評事治一日裝遂行父老稚孺遮道挽車不得相與  
尸而祝之尋遷其寺副正會給事吳公郎董公張公彈  
劾分宜忤旨下大理議所坐或風公予死比一舉而君  
相兩得矣公投袂而起曰媚相以成君之過他日事變  
安所脫罪卒傅生議分宜領之卒亦無所加已奉詔慮  
囚蜀中所原簡罪甚罪數十百人壬戌出守雲南雲南  
首郡領十三州邑事麻沸沐垢不終湯公能經營劇猶



寒

然燕享筆硯之間沐國生貴甚威重擬於至尊守體大  
誦公譬之以禮不從遂謝不與見又繩其舍中兒漁奪  
民者而其黨夷官鳳索林率所部入城白晝攫市人金  
公宣言春秋之義家不藏甲行不挾矢今夷闌入何爲  
亟驅出境沐國以此奪爵公亦爲所中用考功令謫通  
州倅矣倭數萬將寇通州公受督府檄主辦征繕嘗一  
當寇頗有俘獲而主將以城守不設法當殊死臺使者  
欲寬之公論如法因沒公首虜僅以餽餉功上賜金一  
鎰亡何遷令東流東流六十年士無舉於鄉者公爲修  
學開天波門建興泰殿日進博士弟子談經校稅是年

舉二士他善政稱是東人尸祝如商城也二年遷貳守  
嘉興甲有殺人者旣抵罪丐貴人嫁於乙公厲聲曰此  
豈李代桃僵耶有死不能二年遷尋甸守家人謂公憊  
矣幸而復躋曾不得一休足內地何以蹶躡而之萬里  
爲公曰以我習滇中事故使之耳炎風朔雪孰非王土  
哉旣單車之郡而郡所隸嵩明馬龍二州叛不受要束  
時鉤連木邦諸夷爲寇民人日駭攝守者予之四馬郡  
勢益孤公孰計之夫欲安尋甸必先復馬龍馬龍復然  
後四馬可還也條其事上督府不待報而以計先擒其  
酋黠者阿納父子海頭四十八寨聞之響震潰散矣凡



寒

此獨公擘畫良苦諸在事者不以爲功且議常見格公  
遂有去志上書力乞歸歸而築舍魯臺河北羣邑士秀  
者偕二子講業其中而躬校之文體爲之一變垣爲太  
學生城爲諸生咸有聲公方正有標準閉戶端居一室  
無一切聲色狗馬宴遊之好有欲干以私者不敢出諸  
口而不蓄怨藏怒好稱人善人敬而親之兩爲二千石  
家無長物月奉必以分諸父昆弟及三族之貧不任葬  
若婚者微時族人以纖介召巫蠱詛公公居大理其人  
犯大辟力爲營救得脫蜀人鄧學博卒官後婦逐先婦  
之子無所歸公憐之月給八口粟厚爲贖返其父櫬黃

人談公高誼以是爲首公生正德癸酉三月十日卒庚  
辰十有二月十有七日春秋六十有九葬以卒之明年  
十有一月十有四日配余氏封宜人岳池諭鎬女有婦  
德相敬如賓終身無他媵侍二子長卽明垣初娶李某  
女繼娶王某女次卽明城娶御史蔡某女女一適貢士  
黃廷敬孫男一嗣契聘先輩程學庸女孫女四一字太  
學生陳中正子陞一字州倅王立綱子惟善一字先輩  
王體元子景運一字太學生王師魯子嘉槐公力折倖  
相驕帥如汲長孺創倭策西南夷老成持重如趙營平  
假令得時何所不就而歷事兩朝二十餘年名在謫籍



居半亦何其拓落哉昔先大夫遭分宜慈谿抑浙功不錄其後楚人用事輒先引去大指似公宜公之死而以表見屬也長夜之宮不患無知己與遊矣嗟乎公所至士民謳諗相和蒸嘗不匱未可謂不遇也彼倖相驕帥今安在乎某故究言之以愧世之巧宦而卒自粵損者黎平守高公墓表

蒲阪人故黎平守高公以嘉靖某年九月十有八日生以萬曆某年九月十有四日卒年正七十伯子起鵬將以某年月日奉公葬於張留庄之新阡而會有修志事起鵬用茂才異等應聘至則持盛宮允所爲狀泣而請

曰先大夫生時雅愛先生文如天之福小子得操觚墨受成乞爲先大夫表墓庶有託以不朽余猶髣髴記見公於六館時蓋溫溫恭人也徵以宮允言信爲之表曰公諱嶽字中望世家於蒲孝弟力田不求聞達至公父某娶韓司徒女弟生公少時滔然有大成之量持儀檢不與羣兒嬉戲獨敬愛其兄伯岡相爲師友十八以諸生高等受廩食同人推爲都講清辭逸旨四座厭心會地震伯氏闔門死惟餘弱女取女之飲食必祭每覽手跡涕滿匡而橫流體故癯而痛伯蚤世益孜孜嚮學日昃不食夜闌不寐遂病咯血母搗韭汁和藥療之然後



愈甲子舉於鄉又三年父卒哀毀幾滅性又三年復不第則歎曰吾所爲屈首受書以至於病者冀得秩祿養親耳業已失之於父何可令母尸饗謂選得直隸曲周諭奉檄校士黔中以母來諭謝不往尋擢國子學正所造士視曲周有加二年擢大理司務一年調都察院故事六曹司務班諸郎上侍御史謂我輩見事風生無所不得言非都察院屬也不可與六曹郎等卽御史大夫御史中丞視諸御史若行輩然公不亢不徇劑而用其中諸御史人人歡就之臺讞決若彈奏建白及出而巡方吏治民隱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或倩屬草人人

各如意指五年擢戶部員外郎榆林士有戰功詔發內帑金命公往勞之半道擢其部陝西司郎中三年擢知貴州黎平府府故諸葛忠武侯擒縱孟獲處其民蠻獠雜居雕悍少慮距家數千里山廣箐深多雨霧瘴癘不能將母以爲憂母彊起之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安論險夷昔者辭校士之役今復領郡其鄉得無若刀州之夢天數前定耶我幸善飯分甘舖孫足樂也勿以爲念公受教單車警行觀鄉順宜因事制理振百姓之急修衆庶之和黠夷以公西人不習土風聚而掠供張物嘗公公怒杖而械繫之復奪去傳檄將吏



悉斬以徇夷衆嚙指無犯矣嘗閉戶臥漏下已三十刻  
 有紅光奪目跡之賁燭自然公默籌之兵猶火也神其  
 以示傲乎部署材官粟馬厲兵寢戈擐甲欽欽如對敵  
 壘衆竊怪之已而旁郡夷戕殺其官長以叛臺檄公調  
 孟兵討賊孟兵蓋獲之後剽輕敢戰業行臺檄罷不用  
 兵恚曰是謾我使僕僕道路士辱兵頓不則受賊賄耳  
 將甘心於罷者鼓譟蹋公邸而入左右無人色辟匿公  
 坐堂上以一吏侍胥之入意氣自如徐呼而前以爾討  
 賊乃自爲賊耶吾貫爾縛賊自效耳衆頓首委蛇蒲服  
 面掩地而謝願受公約束倍日并行卒獲渠魁還報衆

歸功公公固遜而付別帥上首功幕府其不伐有如此  
 者饗士驛兵則興教化治學宮之圯敝若審曲面勢不  
 合者更置之春秋饗祀朔望朝謁輒先僚屬集儼然見  
 聖於羹墻焉拔士之秀者耳提面命日考月成先行誼  
 而後文辭所以振作百方郡故鮮科第自公爲政始有  
 借計吏者後舉進士爲天官尚書郎皆公門下之選也  
 乾清宮災採木楚黔黎平木最良所受直數萬金多奇  
 羨先朝守郡者大半入私橐吏以例白公公斥之漁下  
 而罔上狗豕不食其餘商不苦摧直木蔽江下籍其贏  
 萬金還主者三年上計無所發幣蝎譖中起遂歸黔臺



寒

以公勦逆賊功上詔賜金若干仍予故官黎平人生祠  
公沐浴膏澤歌咏勤苦今有遺思焉所親諷公宜以武  
功例起家公曰吾本儒生官至二千石既罷

上幸錄我功厚有匪頒以間執讒慝之口恩施甚美夫  
何求焉則日程六籍子史百家書校讐訓詁而手筆之  
所著四書課兒明訓春秋單傳題錄多識忘倦篇韻略  
刪補恢奇多聞者稱之公不視家生產母卒無以殮葬  
禮家謂可從儉公曰以吾從大夫之後葬以大夫是安  
得儉鬻名田而後藏事家衰薄子孫無以餬口公老矣  
麤糲之飯浣補之衣晏如也卒之年夢二青衣持刺召

公自是不內勺水久之不起公父名某贈司務再贈戶  
部郎母某氏封太宜人配楊贈宜人繼梁繼王封宜人  
俱先公卒男子六人起鵬州廩生梁出娶馮翊馬符卿  
某女少保文莊公孫太師張文毅公外孫宮允盛以弘  
爲亞繼史次起鷗起龍起鯉起元起薦女子子五人婚  
配皆名家孫男子二人長繩武州庠生宮允壻也次緝  
武俱鵬出曾孫男子一人甲年卽宮允外生慶曆之際  
蒲將相接武於朝諸附離之者乙科或位開府公率就  
常調遷杭厲守高不屈一麾出守所居荒鄙強名之曰  
郡而視萬金若一芥有功不言遺佚窮厄讀書談道樂



寒  
而忘憂蒲阪誠多賢未之或能先矣

泉州守任公墓表

往余里人王中丞爲御史時詔舉邊才以郎任公對或言是私其同榜人耳中丞曰舉爾所知何私昵之有余心識之已而公一麾出守又坐謫沒且四十年而其子諸生僖徵以聘修山西志從余遊乃始乞父執高陵劉先生爲狀而乞余表其墓劉先生長者言不佞因按次而表之公名汝亮字伯寅猗氏人也父闕以明經刺河間別號補齋公因號懷補云母王氏丈夫子五人公爲仲始父夢白鳳集其庭旣生公喜曰吾家鳳雛也父嚴

訓諸子不廢夏楚公敏而好學獨當父心十二能文十五爲諸生二十一舉詩經第一人其年仙居李公瀚爲監試所掄魁皆譽髦無不成進士者巡鹽御史羅山尚公收河東茂才異等開館使藏修游息焉旣得賢書恨不識公一見握手如平生歡贈之詩云秋水芙蓉財拭目春風玉樹更關情蓋殊遇也又十年成進士而父卒計至公以不侍疾奉訣爲恨擗心長號什地不知人久之甫蘇跣而奔面深墨骨立却酒肉之味三年服除除戶部主事督餉彭城渡河登舟失足墜河陪僕自投下援之亦不復見日向昃舟人駭而噪有頃公與陪僕忽



躍而出神色晏然或問公溺時狀曰若有巨木載者舟人以纜度水深百丈駭以爲神故事餉有羨恣郎所取公疏請修學宮及讐商賈物價吏白當如後人何公曰吾恥獨爲君子令後人以清白相師也已遷郎中督密雲餉中丞張公守中方備兵密雲修城濬隍完廩積粟公是攝是贊經費無乏課常爲邊最張公謝曰任公之力也守中何功之有焉隆慶初臺省覈太倉出納數不相應而公與劉先生及席郎上珍實司筦籥疏上下詔獄皆震懾不知罪所坐公上章自理夫銖量寸絜雖巧曆不能無誤臺省非精數者寄手吏胥欲以旦夕具文

妄意賤臣有所侵牟身被重劾臣自度無何幸垂詳察上爲動容覆廉按如公言乃奪爵一等調外任當降服囚命時中人環而索賄公叱之身可殺不可以賄免或加惡聲則大詬曰以吾從大夫後何物刑餘敢延辱我吾今日死若亦隨手亡矣中人錯愕而退歸見母且喜且憐之相抱而泣遂三疏以病免無何復除車駕郎尋知泉州府泉州苦旱郡人占九鯉湖神神示之須二千石至而雨公方入武夷縉紳有以夢告者語未究遂接浙行左右言支干不利公策其馬曰農夫閔閔望歲所言不可以過今日吾急踐夢如救焚溺陰陽家使人拘



寒

而多忌不聞邾君語乎脫有災太守任之至果大雨又  
三月牧兒入山中經一峽見石理若文字隱起拭藓讀  
之云巨雷闢石神泉湧出見者神彊食之無疾以傳以  
頌良二千石郡人爭來觀有疾一歎立愈而會內計吏  
故齟齬公者中以蜚語左遷公知興國州泉亦先涸蓋  
領郡八月而所筭筆不過十人平亭疑獄以百數去之  
日旄倪攀呼趾相逮也初公心念母老閩地熱不可迎  
養無來意母彊之若養我志若兄弟養我口體顧不快  
耶興國除書下益趨起不欲往母曰不可楚近於閩而  
若左官且謂鞅鞅怨望非人臣之義老婦偕若行矣至

興國八月公卒是時母七十孤禧徵呱呱而泣也無一  
金一縷以殮其倅朱正色助之而後成事公會王父温  
厚大父宏息之無祿卽世大母矢不踐二庭而父財二  
齡族黨齟齬其貲罄矣父薄宦進用不饒公稍治產差  
增於往與其弟汝士汝工同釜而爨易衣而出共被而  
寢比析箸悉推美好與兩弟卒之日兄弟哭失聲其鄉  
黨莫不疑怪以爲公德厚而寵壽不如非天道至謂公  
遊仙武當紫霄諸峰人有見者凡四五年始定公生嘉  
靖辛卯二月二十日卒萬曆癸酉六月十有八日年四  
十有三高王父名勛徽州府幕官曾王父儀將仕佐郎



寒  
王父宏處士王母張孺人以貞節旌門父以公貴贈郎中母封太宜人配景繼景贈封俱宜人子一人卽禧徵二女爲諸生衛珂何洪嶽婦孔子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相約結而後相謾其踐然諾者幾何始公白見冤狀或虞禍不測公曰吾自爲之不必同舍郎署名卽大譴訶無相及也疏果不食其言劉先生迄今以爲感聞公計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踈躅來酌酒公墓舉此一端有烈丈夫風可表也已矧孝弟廉讓諸懿美兼備者哉夫稱公邊才猶其緒也

兵部武選郎中錢公墓表

嘉靖末某舉童子第至京師而徐文貞李文定兩先生招延四方學徒集顯靈道宮先方伯時謁選人使其通名於將命者是日坐千餘人獨羅近溪錢南離王白崖三先生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某椎不能舉其辭歸而先方伯責之又踰年則先生中讒歸矣怪不知其故又四年先方伯叅藩浙部茗溪書先生月旦評示之又十許年季子爲湏李官先生春秋高屬某爲文稱壽又垂二十年某有越之役而先生沒矣季子以少司馬許公所爲墓誌謁某稽首請曰先君子生也君實祝之沒也君曷表之某方自訟不以早年爲先生門弟子亡賴至



今今幸得附姓名竹素間夫復何辭則題其碣爲明奉  
政大夫兵部武選郎中儒林淡庵錢先生之墓淡庵者  
先生還山後所更號也而次述其嘉言善行大要於碣  
之陰先生烏程陽泰里人也名鎮字守中方面廣頽聲  
如洪鐘父玉以先生貴贈職方員外郎母吳贈安人贈  
公儻邑子室居貧甚又註誤在縲繼中吳安人憂懼病  
困先生供橐餽惟謹早莫侍安人啓居累夕不寐奔走  
禳禱於邑諸神頭搶地悲號觀者色動久之安人病間  
而贈公獄亦解蓋三年無喜色贈公御諸子嚴雖在繫  
趣先生從塾師塾師授諸童子書至先生不移晷而卒

業一日塾師問歲事若何先生誤以有年對而收入實  
薄贈公怒小子何乃妄言批其頰眩仆地有頃乃甦痛  
自責自是學以無欺爲本年十有七習舉子業假宅方  
氏家手炊而食不過一溢米粥已爲諸生宿黌舍中六  
經諸子史以次諷誦發爲文章大雅卓爾不羣郡人士  
爭得以爲師友矣時唐一庵先生講學鮑山先生與宗  
伯董公受學啓憤發悱唐先生深加器許因遷居舍旁  
朝夕步趨焉年二十有二茅宜人來歸而贈公吳安人  
後先卒先生不以易勝戚不以毀滅性跣而卜地得昇  
山吉經營之日數四返手足胼胝會伯兄欽病盛暑同



寒

臥起不避穢惡兄肌如腊就蓐輒痛楚先生身藉之而  
左右手扇取風凡十有四日忘倦兄竟切瘵嫂與弟錫  
及女弟皆稚弱所衣食皆先生束脩也旣而曰歷山莘  
野古聖賢率以耕起家自舌耕之說出而資身無策者  
託焉士亦拙矣郡東南思溪地惡而廣是吾子孫寢丘  
也芟夷薦莽居之未旦率家人庀錢鑄樹藝而以一編  
隨常自在之夜則聚圖史環短檠口誦心唯自陰陽五  
行草木鳥獸精深猥雜靡不究也三十有二舉於鄉明  
年不第而專精治易至嘔血所發明徹人意表道日修  
文日益有名又二十年成進士除武庫主事董宗伯已

貴兄事先生先生時自遠而所數往還惟盱江羅德甫  
麻城耿在倫四明顏應雷吉州胡正甫曾子野洪都衷  
孔安魏順卿東明石拱辰永年蔡夢羲及同郡沈以安  
許少司馬司馬之同年李夢誠萬曰忠滕汝載數君子  
皆深於理學者也又三年遷職方員外郎再遷武選郎  
中討求四夷九邊彼已情形士馬強弱將吏能不古今  
因革之宜曙若指掌持論無所阿邑胡莊肅公時爲少  
司馬稱錢郎有文武才而同官妒之某子甲積不平又  
數以微文難諸武臣世胄不得襲或窮餓京輦下以死  
先生察無大故者白大司馬曲全之某子甲因以爲謗



端先生不置辯第謝病歸而鄉人爲諫議者上封事斥大司馬罪狀某子甲乘間言是錢郎嗾之明年隆慶改元計京朝吏免先生官先生官兵部七年奉使休沐疆半實領職朞月餘耳士大夫莫不惜之而先生躬耕思溪有以自樂泊如也旣老傳家政一意作述謂古之君子得志則大行不得志則退而治身窮理盡性稽古正學整齊百家異同槩之於道使後世復見二帝三王遺意此孔氏家法也於是起周平王下迄五代刊諸史蕪雜存其關人倫世道之大者爲通史經正錄已著學述書二篇內篇明人性與氣稟相進退性體著見卽氣稟

消融性渾然全盡而氣稟纖毫不得雜之之謂精纖毫不得貳之之謂一刮磨盪滌令此心常覺無一息昏蔽駁蝕卽精一執中又謂虞廷精一直指性體知其解者惟王文成云冲漠無朕一之父萬象森然精之母冲漠無朕時亦萬象森然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一中有精精中有一是已其外篇論子貢多學而識與顏子心齊坐忘學術殊科學從性體覺悟如原泉混混終放四海彼蹈襲聞見七八月間溝澮易盈涸之水耳子貢聰明才辯求道於聖人造詣之高深而不求道於吾性虛明本體故不如顏子以此又著國制國計諸書傷禮制



廢壞而天下以權勢相資淫侈無已要在天子守禮定  
 制為久安長治計謂國家蠹財莫甚於養兵使天下無  
 不耕之士必使無無事坐食之民驅游惰興水泉墾荒  
 蕪足國足民計無便此其風俗書謂古人相與以誠而  
 責人至寬故多寬大博厚質直踈鹵之氣後世責人至  
 備而相與以偽故多綢繆委曲虛游不根之習古俗尚  
 質故人多廓落不羈平居當專不遜面相質責有事不  
 擇利害委身不顧後世俗尚文故人多雅飭平居卑巽  
 檢束不敢踰節有事畏避退縮坐觀成敗風俗人才不  
 同國步治亂短長因之有味乎其言之也先生居約突

恒無煙抱膝長吟充然自適既貴而奉入輒以共三黨  
 四隣為諸生時友邵鈇試下等先生以高第得食其廩  
 為言督學使者邵生文劣而行優宜廩如故學使從之  
 棟塘陳先生甫卒免其子踐更殷君客死歸其喪錢存  
 毅侵牟官物論戍助其輸諸生吳士誠誣逮白其冤他  
 故舊里戚施予不勝計或陰受賜不知出先生也恒以  
 昧爽起正衣冠而坐暗室屋漏如對大賓褐父馬卒不  
 以藝見足不至權富之門非義一芥不受冬一木棉裘  
 夏一葛不厭敝補日不過具器食奉客不過五豆客設  
 盛饌舉一肉一蔬告飽而止出入扁舟以兩蒼頭從登



寒  
高却杖而步俳優在前耳目若無聞見也少年子面詢  
先生或搆先生幾陷文罔曠然優容之詢者卽夕不良  
死搆者他日譴人言先生何前知乃爾先生曰犯而不  
校自吾分內事他何知湖自劉清惠公坳卿大夫社廢  
不舉先生偕陳方伯孫憲副吳郡守締峴山社向後沈  
中丞李叅議沈司空許司馬繼之者英真率不減古人  
而於許司馬契更深偕計時於稠衆中一見語合引以  
師唐先生而季子初領鄉薦先生不遽令歸卽攜詣司  
馬執弟子禮司馬爲吏部郎先生遺書勸之曰天下事  
非盡智勇才識所能辦必繇神氣神氣欲藏不欲露惟

有識而能養者得之不動聲色而安社稷其神定氣完  
也不則爲智勇才識所驅以自快一時耳况乎恣溺聲  
色財貨者哉司馬誦之終身季子成進士復手書勸之  
許先生尚在郎曹不聞朝夕往復叅究此學豈別有驅  
馳視爲立身第二義耶其篤信好學有如此者先生年  
八十有八視聽步履如壯夫卽微恙靜攝卽愈忽一日  
語其側室赫吾住世財五十日耳至期微中寒熱醫來  
視輒謝之及瞑卒無一言所著詩若文章多逸季子輯  
之凡六卷許司馬評其文明達似賈陸詩冲逸似陶韋  
又言先生剛明博大得於天性起自單微備嘗艱苦動



寒  
心忍性非一事一日論學得孔氏真傳而變化容有未  
盡故剛或失急大或失踈而中悃可對越神明流俗不  
盡諒先生者益以見先生之真也士林以爲篤論先生  
墓在思溪西阡其生卒葬月日子孫婚姻之詳具許司  
馬志中季子名士完風格秀整清約寡欲爲吏部郎簡  
斥不避彊禦信哉先生子矣昔孔子論儒行三才萬善  
無不畢備而漢史傳儒林率以訓詁夫儒豈一端也與  
哉某表先生墓目從漢史義竊取孔子云爾

工部員外郎雷公墓表

豐城少傅雷公禮爲司空時先大夫以虞衡都水郎佐

下風比余入官猶及事公可一歲公去國矣則識公仲  
子工部公長才大器略似其父工部公子條游太學與  
族父工部元亮公有籍咸之好因元亮見余以所爲狀  
屬余表墓公諱瀛字時登晉豐城令煥裔也煥孫鐔隱  
會昌名其里爲鐔舍代多聞人明誠智登進士官延平  
守志載人物中傳啓陽遂冲邦鑑三世皆贈少傅少傅  
嘉隆間名臣娶于李繼張繼涂繼王皆一品夫人公塗  
出也少傅公劉覽百世書及昭代故實所著作當經術  
世用公少機敏能受學及就外傳誦不絕聲屬文研精  
專思不關外事夜趺坐有所悟起書之才藻妍瞻妙析



精詣兄瀚登賢書公以任子入成均會少傅公抵巨璫不勝得予告公請曰子舍有兄在兒乞留京師與四方賢豪上下議論庶得當以報父而再試京兆不收今上御極言者謂諸任子世受國恩報禮必重且家學視尋常韋布不侔宜與諸科目起家者並進少傅公貽之書曰夫學者仕者自有本末不在一第朝議方破拘攣弘薪槁若乘時自效慰吾暮齒少宰陶文僖公亦云然遂謁選得某府都事攝長篆凡材官嗣爵尺籍伍符錢穀出入悉經其手最爲繁劇公饒心計左右莫能爲姦舉利弊大者六條上之覈貼黃以便襲替黽屯戍以

寬煩科飭關隘以通商旅覈補役以實戎行嚴額辦以免逋負清歲支以杜侵耗事下大司馬按都事言是報可其著爲令所隸屯衛誦聲盈耳三年奏最官屬以下無慮千人走納言乞留公久任諸樞府薦章滿公車矣擢宗人府經歷諸王國封祿子孫名婚詭冒萬端上入事移祿養以克加賦註緣事以息頑風立激勸以慰羣望裕宗祿以免徵逋申統祀以重分封明世澤以別親疎豁擅婚以矜往咎定庶糧以汰冗食復報可著爲令

上立

中宮

皇太后加尊號覃恩廷臣授奉政大夫王夫人所繇封



也擢工部虞衡員外郎疏言古者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卽天下道路舟車輦三者叙之野之橫行徑踰者禁之今輦轂之下徑術不端細民往往侵爲肆舍填咽閭巷溝渠失其故道驟雨放潦遂成巨壑非所以示如坻如矢之範也臣忝職司分當清理而中多戚畹闔寺巨家富人盤互射利必奉詔方能從事

上手勅公任之於是越冒者削陂陀者平障塞者開合方修閭之政具舉而承少傅公訃擗踊號泣不勝哀已念父勞勩兩朝人無知者疏請得贈太保奔還憂瘁遂不可起矣公孝于親友于兄弟睦于宗族誨其才者周

其窶者解其糾紛拯其無告者尤好客過從延款竟日夕揚扨今古疊疊忘倦士大夫翕然稱佳公子云所吟箴選言簡章清綺絕倫又長繪事爲藝林所珍有歸正仕錄補閑䟽藁行世公生嘉靖丁未三月一日卒萬曆壬午十月十有四日年三十有六娶大司成胡公杰女繼大中丞吳公祺女贈封俱宜人副室王生條有雋才娶都諫涂公夢桂女女一適大叅陳公文燧子孝廉某孫三長文燾聘大叅陸公應川子諸生仁卿女次文熹次文衡女二字納言李公復陽子太學生東昂子某祠部郎蔣公汝瑚子太學生國璘子某初葬公烏石岡卜



不吉遷大順鄉少傅公瑩飛鳳山之西余考漢二千石  
以上得任子八九歲爲郎備宿衛與聞公卿論議執戟  
殿陛中郎將以兵法部署光祿勳歲第其有行者自郎  
爲縣令自大夫爲守相課其功召之入教勅素而銓選  
重往往得人西京蘇武汲黯劉向蕭育史丹馮野王伏  
湛辛慶忌杜延年之屬緣父任得官積勲勞爲名卿國  
家大臣非三品不任子類以綺紈薄之不見柄用頃稍  
得爲郎官然如雷工部者幾何是可表也

保定郡丞馮公墓表

三秦多豪傑士明興言爲文章行爲裘綴於天下自呂

文簡而後何寥寥也今乃有長安馮侍御仲好仲好之  
學益得之其父郡丞公公弱不好弄獨好學家貧無所  
得書乞諸其隣手錄之口誦心唯有不解至忘寢食羸  
膝履屨負笈擔囊辨正於師友而後已弱冠爲邑諸生  
諸生問難響答因就常忠武祠爲塾以教授邑人唐文  
襄公督學於秦士鮮所當意最器公嘉靖甲午以詩舉  
於鄉明年父卒慟父之不待養也號哭不欲生嗜菽飲  
水面深墨杖而後起戊戌再上春官不第念母老矣不  
及養父又何失於母乃謁選人除山西屯留教諭屯留  
人學無師承公教之如爲諸生時而以澹泊馴謹身示



之範得高第弟子李尚智李之茂馮典三人歲庚子公典越試留三幣於其僚王君所曰三人者必第是所以志也屯留士不第可數十年其年入試才六人人竊笑爲妄已而三人皆第三晉人傳爲神二李後卒爲聞人屯留自是士輩出矣會有令徵諸博士高等試之置臺省公將母還秦比入都後期除知岢嵐州人度公或有介於懷公顧色喜吾位下大夫祿不薄且秦晉婚媾之國也母就養便遑顧其他岢嵐故被邊虜數爲寇歲比不登公相高下視肥瘠序五種省農功占稷兆謹畜藏使僕力而寡能養六畜間樹藝修憲命勸教化趨孝弟

使安處而樂鄉審百工禁淫靡辨功苦尚完利使足用而物不屈修採清易道路平室律濬池隍增城堞遠斥候明守望使賓旅安而武略振虜覘知我有備不敢犯諸臺以岢嵐不足盡公才移之守忻忻三歲三易守宗人別封忻者奪民田宅民好爭訟而逋租庸公治體則尚嚴賞不私親近罰不諱強大莅政有頃宗人斂戢訟師一夕徙其家去左道惑民者罰無赦羣飲攤錢戲者罰無赦婚喪不以時不以禮者罰無赦訟簡賦平考課爲諸邊首所募商輸粟塞下及繕治諸當路塞樓櫓甲兵甚飭中丞上其功賜金幣加秩奉一等尋擢同知保



定府保定京師股肱郡俗有燕趙俠烈風而善騎射者  
往往椎埋鈔掠爲行李患公設五溝六涂而樹之林以  
爲阻固道旁桂栢櫛比候人各掌其方聚櫟之相翔者  
詰之橫行者徑踰者以兵趨者禁之晝三巡之以星分  
夜以詔夜禁三囊以號戒巡如其晝步里相望盜無所  
容三載考最以其官贈父封母爲太宜人公奉笄笳帔  
裳以進而太宜人年九十矣遂上書兩臺請歸養問寢  
膳啓居不離左右朔望則肅衣冠拜床下以爲常有二  
女兒惟季在母所終愛俸入必白母母曰老婦持此安  
歸曰然則乞季姊乎母爲喜加餐母沒養季姊終其身

先世遺居以居二兄而父爲其子女婚姻少學顏魯公  
書以其書書宋儒講學詰若理學詩曰此純綿裏鐵正  
人君子之道也詩長五言律仲好裝潢劖劖之以傳仲  
好名從吾其兄名敬吾以明經貢皆不佞所識拔也公  
名友字益卿別號兌泉年六十有三葬城南木塔里其  
生卒月日世系配偶子女婚嫁具仲好譜傳中不佞見  
今之儒者學會未如朮贅則具然欲爲人師嚴然而好  
說猶偃巫跛匡大自以爲有知授之以政不達民多僞  
態書多稠濁此其故矣馮公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南面  
臨官大城而公治之養之無擾於時愛之無寬於刑吏



習而民安俗儒能辦此乎孝弟生人庸行而先王至德  
要道也公篤行孝弟闇然自修仕亦如是不與徒衆不  
白名聲吾必謂之已學矣仲好他日俎豆於瞽宗則有  
不先父食之禮在程珦朱松其入也不佞表公墓門之  
石以詔後之學者俾論世尚友云爾

寧國郡丞王公墓表

王公以宣城郡丞拜衡王相念其母林太恭人老上書  
請就子舍塗出武林余方監越試事甫撤棘過公邸固  
留之公固辭久宦不見母抔治縮地而忍濡遲爲比公  
歸奉母訣人稱爲孝感云越七年公沒其子昭文兄弟

以狀屬余表墓道之石余受知公家三世不待狀而悉  
矣公名光蘊字季宣居永嘉城東山麓按圖經爲容成  
大玉洞天遂號玉洞子上世瑯琊晉徙山陰唐徙黃巖  
宋徙永嘉英橋里八世溪橋公鉦長子澈福建叅議仲  
子激以右通政改國子祭酒溪橋公封如仲子官叅議  
公長子西華公叔果官廣東按察副使仲子暘谷公叔  
果官福建叅政西華公娶林安人生公以公加封太恭  
人公童齠不羣體識清遠師宗老西澗公常課外覽誦  
數倍侍兒植花齋前師疑出公手語之曰灌花種竹是  
閒忙公應聲曰問舍求田非我事師異之此吾王氏優



者龍鳳也十六邑試童子千人爲冠十九前督學使司徒畢公以高等予廩二十舉省試同仲父上南宮仲父第而公罷歸西華公時郎職方慰勞之士在積學積德毋急進取也歸與族父諫議存吾公族兄明府肖華公臬長慎軒公同學橫塘十年辛未諫議公成進士甲戌公與臬長皆故太僕朱公所取公次稍後發視知同姓也置公公不色愠而伯子至言爲諸生有雋異之日公集羣從上川祠以張見心公爲師已就西華公所講業半山祠別構團焦曰靜宜日屏慮危坐其中會配林孺人卒葬半山伯子哀而廬墓公帥之讀禮講業如故而

於身心性命之指研索益深西華公卒公哀之毀亦廬墓不忍歸嘗以月明攀宰樹放悲若見公然涕泣雨下左右皆爲沾襟歌而當哭有月明兮兒在此荷葉田田白石齒齒語人傳誦之服除念太恭人老不欲行太恭人強之老婦誠不需兒祿養及時自効一官光若祖父孰與泯泯牖下乎謁選得寧都令寧都萬山四塞壤錯閩粵而負氣好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其溫富者歲時餽遺令結殷勤之懽令鯁餌輒生得失積數十年無不以貪臬易心公署庭之楹曰但將國事如家事誰道今人不古人扁其寢曰思補爲文記之



語甚謹嚴貽書諸子度家所入二給若輩一共我交際  
太恭人聞之喜此先君子家法也手縲染帛緘寄公實  
筐篚而丁寧言毋以官中物爲餉使人目我孟宗陶侃  
母也幸甚公於是益矢爲清白戒私贄不及門金矢之  
罰錙銖登籍無所染諸供億汰過半帑有羨金備當路  
不時之需公曰盡民力以媚上義之所不敢出也里負  
租挈獄負贖緩而察其實貧者差次與之得歸田寧家  
數百千人受訟月有常期辟門虛心待之兩造備輯柔  
顏色而聽之諄諄譬說而導誘之往往感泣而罷近習  
之人其挈諂也固矣其自寃繫也完矣御之絕嚴堂上

無人聲焉劉贊任有貸於廖光炫責之急陰殺假子壽  
誣光炫坐死公見光炫孱夫而任黠悍一訊而贊任色  
變振恐服罪通國驚若神明隊主劉宣賜良民劉子徵  
不相能僞告密中丞臺子徵保舍亡命轉劫四境臺下  
縣案事無左驗而直指按部道寧都宣賜往愬不早芟  
除產害方大直指色然而駭檄巡檢陳仲伸屬縣治之  
二日而莫不盡繇公乘夜走謁直指具白其故卒從公  
議邑人懽歌於途微明府株蔓益死者可勝數哉縣廨  
東南民居災尉丞毀民居邇廨者公正色曰是助火爲  
虐也望火拜風反火滅歲旱諸州饑而寧都稔糴商麇



集穀賈一日三倍邑人奔告公禁穀無出境商以匿名文書訟令蘊年而縱民私譏關病商中丞惑之以爲公之行事爲已偵矣邑人懼仁哉明府乃以細民見累盍開糶分謗公慰止之此奸商單詞耳審如是穀立盡若等坐而耳亡乎我當爲請命上書道所以媿媿數千萬言中丞嘉歎令爲民任怨幾失之自今吾信令也猶列眉也邑徭額有大庾縣橫浦驛千七百金輸十之八其二逋在民郡守隱所輸而以寧都吏葉寬盡沒之聞諸監司監司怒下鐵銀錙縛吏而語詬令甚公謂輸者受者籍俱在吏何能沒請先覈驛而後獄究吏監司驗之

良然守實私憾媒孽而公賢愈彰太學生彭汝通貴雄里中孝廉何修不爲下會爭塘塋各以他事相詆調何削籍彭引遣公念兩家口語睚眦遂成積怒深怨然亦上之人無以平之也兩家且毀而訟無已勢必格殺禍必百此矣宜貫不問觀察黃公聽之兩人歡若更生入謝黃公黃公曰若令意也其排患解紛而人不知類此邑人化之訟牒滋省而簡諸生爲之說經爲之校文崇獎其有行誼者所甄拔王賓賢曾彥舉張問明謝子詔輩極一時之選卽有勾貸亡節囂囂亡賴循循譬解之利思義忿思難反覆不厭其人爽然自失赧然自責也



居六載五登薦剡於例得徵拜臺省而寧國人有爲銓  
郎者雅知公賢擢爲其郡丞職在清軍稽尺籍伍符得  
虎鷲之士踧踖科頭貫頤奮戟者如干而肆之甲盾鞮  
鍔革抉拔芮畢具隱然敵國矣郡久旱公攝守禱於神  
三步一稽顙雨隨澍歲乃大穫更以金代輸粟粟不踊  
貴郡織官之直數倍他郡官取十三公盡給之工大悅  
復願以仇爲公費公麾之是月攘一雞也宣城所收稅  
契六千金亦弗納題識以俟太守至太學生濮陽修家  
童誤傷人而誤修抵死有年休一生罷去已直指委公  
慮囚公將出之吏言此富室前宮率遠嫌公蹙然曰寧

失不經之謂何而以嫌辭皇天后土實鑒此心修得末  
減已攝廣德守其俗精急高氣勢易爲姦治者用重典  
相驚逃遁公政尚寬平輕繇薄賦而原輕罪濟病涉民  
臚言王公長者何忍背各反其居公還郡遮留道爲枳  
已攝別駕攝司理興革利病上下賴之邸傍小齋顏曰  
又玄名士若唐一相梅鼎祚守箕沈有則徐日隆湯瑩  
等時過從論文暇則出游敬亭諸佳山水有謝玄暉李  
太白風直指中丞屢疏薦於朝爲江南諸大郡首而新  
進少年不平何佯名於我中之左官衆愕然公心獨快  
是成吾將母來諗意也遂歸先數日太恭人已示疾憶



公而公至太恭人起坐天以兒還我我無恨執手語通  
夕不休翼日忽卒公暴呼搏胷恨歸不早眩仆久之甫  
甦公事親孝朝夕受命如響恒當先逢之既長子孫依  
依膝下如小兒親瘠立而侍終日西華公每云吾疾不  
苦見兒侍吾疾翻苦耳公乃退而私屏息榻傍覘伺勅  
左右不相聞也西華公澹於榮利太恭人持家秉好節  
儉白首無媠容謾語公肖之訾笑不苟燕居不跛倚口  
不言錢手不執算蔬食菜羹布衣室中一几一榻圖史  
外無他物或諷公不殖貨利不邇聲色足矣考槃菟裘  
佚老亦人情也何兀兀爲公不答先業聽諸子息之不

問多寡有無仲弟署丞季弟錄事父事公而公愛甚篤  
推故居讓之修族譜明族約繕祠興學賑貧卹孤憂人  
之憂樂人之樂甚於己在鄉黨雖貴不矜倨僕僮未嘗  
輕謾罵爲奴恥自見長亦惡道人短己有德於人人有  
伎於己不以置懷無大故歲不再入城守令兩延爲大  
賓以疾辭郡伯曰微公孰與斯舉改期以二月望強而  
後可劉中丞咨問郡人才姚明府以公應曰身依子舍  
德在人心一言一行無少瑕疵君子謂非公莫能副斯  
語也於書涉獵極博詩宗盛唐大曆文則韓歐及本朝  
晉江昆陵諸公而粥粥若無能余與周旋少日不言詩



以公訥於文辭大圭不琢別後有誦公詩者驚歎公匿景藏采韻宇宏深非可易窺矣學重躬行而亟推薛文清朱文公嘗曰曾子魯日三省至於一貫非真積久不得領授餘姚居困衡而後悟良知學者牛毛成者麟角行不顧言去陽明遠矣雪松潘公漪園焦公石林祝公養愚李公以爲確論所輯永嘉縣志温州府志有良史才縣志則繼西華公成者所著太玉洞齋近草十卷藏於家公生嘉靖庚子正月七日卒萬曆丙午五月二日卒之日自郡城歸蓋手足中有邁非常不任憂邑呼盥頰謁祖祠若辭別者至晚進少粥已語諸子我頭岑岑

也就枕逝矣配林先公卒贈孺人子男五人長至言卽昭文廩生入太學娶金繼娶沈次至章邑廩生初娶繼娶皆林至奇國子生娶林至褻郡庠生娶張俱孺人出至宏側室高出孫男七人欽尹郡庠生娶邵欽旦郡庠生娶張欽豫郡庠生欽望欽泰欽奭欽蒙曾孫男二祖法祚法女二一適邑諸生林承超一適郡諸生項國昇孫女八一適郡諸生彭如翺一適張士楫一字侯應蒲一字林懋偉萬曆某年月日葬公某所寧國士民伐石紀其惠政甚著永嘉士大夫請祀之學宮余先大夫以嘉靖庚戌成進士公家中丞及西華公同榜西華公以



參議守吾郡觀聽公父子懿美其後部南贛自蜀遷越  
臬長過宜州益稔公居鄉孝弟居官廉慈之實越君子  
六千人如公一不為少也是宜表章以俟夫志文獻者  
采焉慎軒公與公儷德為公狀有美而稱聲中其實矣

知邠州事初公墓表

邠州守初公其先出山東博興洪武初祖信之卜居潛  
江子進忠舉懷材抱德經明行修為衛輝理官子伯灝  
仲源季洪灝舉賢良方正為清河簿灝子珍鄉舉贈監  
察御史珍子杲進士御史累官叅政且鄉舉為大竹尹  
洪子瓌瓌子昇以明經為南雄照磨昇子芳鄉舉為靈

諫議名高  
先世名高

郭於律志  
初為杭州推  
察

壁尹芳子言號蓮湖公鄉舉配楊孺人生公名學易字  
時卿七歲能偶語能作字好古文辭三祖異之是吾家  
令器于時郭氏諫議兄弟皆有盛名與蓮湖公締社號  
八駿諫議公有息女簡對字公尋為諸生給諫宦杭州  
就婚于杭有豪當重辟賂公千金卻之然不以白郭公  
曰吾以不賄為名更重人罪竊所不忍歸日篋中圖書  
數卷杭人有冰玉之目焉其廉平自天性然也幼從父  
學終無他師父寬然長者未嘗疾聲色加公而公學良  
苦屬文藻思溢發所經試督學郡守無不在高等既舉  
于鄉同父入南雍與名下士黃學士李祠部余司成焦



太史龔右丞黃叅議游咸曰初君父子而才兄弟也司成胡公呂公金公稱其才學雙美云父因母柴孺人繼者何王有弟三人與公年相若復有兩姑公事叔姑盡禮家衆千指輯睦無間王母每語人孝子順孫萃余一門矣季父卒公方試行文偶觸諱泫然流涕衆驚問故爲之嘆息擁護季父稚子百方卜地不得請以所爲父卜者葬叔父父喜從之叔父王母卒綜理殮殯周至未百日父以哭母不勝喪卒公在京師聞耗匍匐奔不知饑寒及門頭搶地而斃久之甦蔬食三年乃已仲父疾時往候問衣食與共兩姑適兩李家者一以天年終公

且七十哭之哀一少寡于公生養死葬從弟學茂學孔學書與已子同師友二十年迄用有成邑田無籍里胥易爲奸公正疆界定租庸諸父昆弟蒙成故以笄笄弱癯持數歲孤無失舊物尺寸父卒有女未朞月愛之尤甚長爲擇謝氏子配之裝資必悉具客曰時詘可舉盈乎公愀然吾何敢薄先君子遺體而謝氏子亦緣公得爲諸生母病痰方盛暑公疥癬滿身不脫衣冠而侍一匕藥一匙食必親嘗後進里人有田數十畝近母舅宅欲售他人公脫郭孺人簪珥得之以分諸舅母大悅邑濱漢沮洳爲樓奉母以居叅知袁公額曰聚順嘉其孝



也或勸公仕公以母辭署其堂曰誠意正心平生學惟此四字怡顏順志一日養不易三公鑿卜謂母旦暮人然猶越歲人謂孝感母沒不忍視其遺物貯郭孺人所郭亡終不忍視令女弟取之郭孺人卒屬以其女弟繼刑于所格徽音並嗣郭公喪公喪之如父母焉喪畢謁選除蜀榮昌令事如素練而恥立聲迹嘗謂忠厚清白吾家門風守之惟謹豪最悍者汪清敖貴等召之溫言化誨皆垂涕悔宿過輸積逋大水振廩食饑吏持待報公不可待報必旬日民非死則逃矣當道以不先聞檄治吏罪公對曰吏無罪卽以粟闌出家有饘粥產寬一

月程可償也當道愧謝直指昇廉旁郡諸小吏公言春秋責備賢者此曹素無學問奔走勤苦博升斗未宜苛求諭之自新而已所平反大辟無慮數十百人修學宮勸課諸生登賢能書者相望朱公運昌勒石紀之他如嚴保甲慎封守擒劇盜開荒郊事事辦治三載考績贈父如其官母婦贈封孺人擢陝西邠州守邠土瘠民玩治一如榮覈荒地七千餘畝募民韓一祥趙仕曾等若干人與之種而力能自耕者召還業黃世寬孫洽等若干人修太峪水簾及各鎮渠以席栢等若干人蒞事灌田累千畝歲旱請賑亦如榮不待報而行驅王孟秋張



天爵輩誘蕩子敗家者捕獬狹劉總管殺人而逸者甫  
六月除格剋羨賦千餘金修社學教童子平物價逐訟  
師吏解獄舍以次營繕入計書上考而會年六十力請  
致仕邠人走諸臺留不得後八年奉詔晉階勲如例室  
傍小圃城隅別業緩步吟詩其中家藏書富無不丹鉛  
校二十一史事關風教者筆之置四壁戶牖間殆遍書  
法右軍大令同志過從論道論文命弈命酌有爭力爲  
解構以務學力本崇儉訓後進居第補葺無所增器具  
衣履無長侈始生之日子製繡以獻艷然不悅此奢靡  
俗奈何溷我敬老慈幼加惠犖獨無告則不惜費旣卒

慶遠守郭  
公名之幹字  
宗原號峇風  
有行爲之德  
河陽費高伊  
為探墓碑

諸弟號咷而語慶遠守郭公生我者父成我者兄請私  
謚爲廉孝先生衆以爲允慶遠者給諫猶子也公生嘉  
靖丙申二月四日卒萬曆癸卯正月十有三日年六十  
有八子性善廩生娶州守歐陽東昇女女三一適理問  
謝嘉材子諸生瑩一適按察副使歐陽栢子東英一適  
學憲劉垓子南金孫三爾承聘諭德鄒德溥子諸生亮  
明女次爾謙爾捷俱先卒孫女一字郡丞吳從道子崧  
居恒言喪祭不用浮屠無久停子奉治命以卒之年十  
月十有二日耐葬蓮湖公側余爲童子得事蓮湖公又  
與公同舉父子闊達有晉人風致而公課子獨嚴曰家



人嗃嗃終吉。余兒受室于公邑。周太學、太學之偶。公姨也。悉公內行。比仕秦蜀。榮邠父老。猶誦公不置。慶遠爲狀。歐陽憲副爲志。信而有徵。余據以表墓道之石。其阡在名公山。山靈若爲公設矣。

### 鴻臚主簿封中書舍人張公墓表

故鴻臚寺簿封內史張後松。公陝西鞏昌安定人也。余守隴右時。數過安定。知公父子富好行德。其後歲饑。公助賑兵起。公助餉。司馬中丞直指使者交章薦於朝。余益鄉慕之。終二星少弟維楫與公子鼎象爲同舍郎。益悉他懿行。屬余文爲公壽久之。公沒矣。鼎象命其子懋

德不遠數千里以表墓。請則余鄉人何論德業。已志墓中。石與所覩聞合。按據而爲之表。曰：公名以選字舜舉。別號後松。上世顯者爲勝國千戶侯。元浙江叅政某冢宰。西麓公勵勵子永和。永和子紹紹子散官世良。世良子石州吏目璧。公父也。元配景。不宜子副。以王有二子。公爲伯。公少從張廣文受學。行文詳蔚有致。爲博士弟子員。石州公方以鹽策賈廣陵。公往省之。見其焦神極能。歎曰：大人求富益貨。凡以貽子孫耳。爲人子者用力代勞之。謂何而晏然拱手受成乎。遂遊太學。以例授鴻臚序班。不赴。除謹修家督之職。以休石州公老。石州公



安之得享大耋而公友愛其弟啓居無私便衣食無私  
美也資用益饒而不爲吝邑令修學宮詘於財用公奮  
曰吾素誦法孔子不能推明其道是役也願加一力所  
爲棟礎邊豆幕帷之費累千金令劉哲廉而不善事上  
官以讒見法公傷之爲辦裝乃得歸率子婦歲時籲天  
祝公也族之人蕃衍散處而地被邊征徭凌雜損其名  
田與族通耕與歲豐歎上下應租挈追呼不及門至今  
賴焉兩女兄有遺孤周之無所失從兄以楠輩若友人  
赤貧歲餉遺之先後賑饑助邊累數千萬此其尤章異  
者也他餒者予粟予米凍者予絮予布沒者予斂予葬

稱貸者不責償未可悉數矣居恒不妄言不苟訾笑或  
告以人得失掩耳不欲聞每述馬文淵誠子語訓子孫  
曰伏波將軍惡好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何乃軒輊龍  
伯高杜學良形之楮墨將無諷一而勸百乎汝曹謹識  
之初奉特命晉寺簿又奉賜金旌門晚以子官封絕不  
作貴人態杖藜披褐與編戶恂恂如也旣用長者聲流  
聞四遠望拜之謁顛蹶之請月無虛日郡國守相餽牽  
筐篚禮之爲鄉大賓鼎象念公老請告還子舍公健噉  
自如無何病作以萬曆己酉三月十有八日卒哭臨者  
繼至曰微張公吾曹緩急將安之乎距生嘉靖辛丑正



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九配陳教授登女從子貴封孺人  
副以梁氏子一人鉉卽鼎象中書舍人直文華殿娶曹  
庠生修女繼楊太學薰女贈封俱孺人女子一人適蘭  
州戶部主事段補子舉人欽孫男二人懋德渭源縣諸  
生娶何教諭衢亨女養德聘諸生曹應詔女孫女二人  
一適諸生楊四象一適都指揮使魯胤昌曾孫男一人  
盛澤沒之明年仲秋二十有四日寔先塋次余往修祝  
者之辭蓋以公方漢卜式云河隴以西數千里故漢五  
郡斗絕在其中地淳鹵或不毛人煙希闊因之以饑饉  
加之以師旅倉廩虛耗良士選卒殪易子而食之析骸  
而炊之危如累卵孰與漢武帝時設非公倡義批患折  
難不北走虜則西走羌耳得一士力倍百萬兵豈不然  
哉班孟堅謂式拔於芻牧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而目  
之曰質直今視公定何如弟子鏄亦安定諸生誦世父  
不容口儻所謂無間父母昆弟之言者乎明得人於斯  
爲盛蘭臺有作且置之公孫平津侯倪御史大夫間夫  
公何可無表也

浙江紹興府照磨孫公墓表

獲鹿孫觀察時濟與余同舉進士筮仕太原李官先大  
夫方副晉憲舉郡國高第已爲太原守歷藩臬皆在晉



坐註誤歸不復出余承乏有晉之役去之二十年士民  
談時濟事甚悉余數使使問政晉行李往來道獲鹿獲  
鹿人誦時濟猶晉人也孫氏世家獲鹿城南永壁鄉入  
明有以人才徵者畏國法嚴託於盲自廢其世次亦遂  
無考至孫賢爲邑掾以平恕累功官山東卽墨簿娶於  
高舉五子其少者名璨官浙江紹興府照磨則時濟曾  
王父也侍父邸中與其邑人故都御史藍公章同學藍  
公推讓其才歸爲邑諸生有聲受廩矣進士石公鳳嘗  
受業其門後以例入太學娶於聶舉二子長者謙次者  
守正皆典晉王膳事守正傳至子無後而謙有子光祖  
而炊之危如累卵孰與漢武帝時設非公倡義批患折  
難不北走虜則西走羌耳得一士力倍百萬兵豈不然  
哉班孟堅謂式拔於芻牧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而目  
之曰質直今視公定何如弟子鐫亦安定諸生誦世父  
不容口儻所謂無間父母昆弟之言者乎明得人於斯  
爲盛蘭臺有作且置之公孫平津侯倪御史大夫間夫  
公何可無表也

浙江紹興府照磨孫公墓表

獲鹿孫觀察時濟與余同舉進士筮仕太原李官先大  
夫方副晉憲舉郡國高第已爲太原守歷藩臬皆在晉



坐註誤歸不復出余承乏有晉之役去之二十年士民  
談時濟事甚悉余數使使問政晉行李往來道獲鹿獲  
鹿人誦時濟猶晉人也孫氏世家獲鹿城南永壁鄉人  
明有以人才徵者畏國法嚴託於盲自廢其世次亦遂  
無考至孫買爲邑掾以平恕累功官山東卽墨簿娶於  
高舉五子其少者名璨官浙江紹興府照磨則時濟曾  
王父也侍父邸中與其邑人故都御史藍公章同學藍  
公推讓其才歸爲邑諸生有聲受廩矣進士石公鳳嘗  
受業其門後以例入太學娶於聶舉二子長者謙次者  
守正皆典晉王膳事守正傳至子無後而謙有子光祖

榮祖兩人皆以明經貢光祖官沂水尹復教授潞安是  
爲時濟父贈廬江郡丞祀於鄉榮祖爲無爲州訓導光  
祖四子時濟最顯其孫十人曾孫十有八人玄孫九人  
爲諸生知名者甚衆有以武成進士爲邊將者孫氏門  
望甲獲鹿矣當公之初仕紹興也紹興名公卿相望於  
朝而公北人見謂文質不相入公獨以儒雅遊諸公所  
甚歡狀貌魁岸材諳茂敏郡治山陰會稽兩邑右族大  
家捍格功令邑令有故監司輒屬公攝令事事辦治而  
民戴其清淨之賜呼爲青天時有郡守亦賢呼爲明鏡  
名若亞公云已攝諸暨諸暨俗僿悍多逋賦聞公來無



寒

不奉要束賦乃居最凡八年致其仕歸士民走謁上官  
挽之不得豕宰王海日公與子文成先生文武大儒師  
表一代爲文贈行盛有所稱誅二子之仕晉國也郡之  
縉紳學士亦寵以贈言其得人心類此公嘗令長君攜  
家口北還值流賊剽江淮道梗不通而藍公方開府督  
漕事長君往見藍公延入亟問若於孫五郎何屬蓋猶  
童丕時兄弟之稱也長君具對藍公喜是吾故人子胡  
不早相聞爲具過所屬幕下材官護行公宦越距淮不  
遠惜其名謁不通藍公貴倨不忘布衣少年交人兩重  
之云公自越歸而卜居邑西城稍斥旁畝子孫絃誦臧

獲耕織浮湛間里惡聲不入於耳備有隱居之樂見郡  
丞爲諸生已見其舉子而後沒年八十餘矣聶媪先卒  
墓在邑北二里許奇石山之右久之公合葬而公與聶  
生卒葬月日皆失傳時濟居恒不自憚吾子孫有今日  
則惟吾曾王父隱德食報於天而吾子孫莫能名後死  
者罪其何辭惟吾子表其墓余聞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令孫公沾沾自喜博名高安得有餘不盡者施及子孫  
若是嗟乎郡幕官下秩也八年不調而自免能使邦人  
最賢最貴者稱說之田舍翁一旦通籍贏金篚帛丐名  
貴人爲諛墓之文碑板相望以媻鄙小縣而孫氏不敢



寒  
誣其祖又以屬余崎嶇歷落之夫皆近日絕無事可表  
也已時濟名化龍所居卽曾王父遺宅兩子奕奕清舉  
五世其昌將在斯矣

署都督僉事副總兵何公墓表

何公名勲上世鳳陽府臨淮縣人祖某累功官旗手衛  
正千戶某傳至公其官自千戶指揮僉事以都指揮體  
統行事署都指揮僉事密授署都督僉事其任自班軍  
營中軍崔黃口守備營佐擊良涿營遊擊占北口龍  
固關白羊口叅將舉千古比加副總兵其生嘉靖癸未  
三月二日其卒萬曆庚寅六月十有二日年六十有八

其家隸順天宛平縣其葬阜城關外三虎橋松林村始  
公襲爵時司空豐城雷公修午門樓公護作有功俄而  
世宗手勅司空西內齋宮側其築室百楹以居諸侍從  
者期三日雷公召諸官屬計之莫敢任公曰慮材用計  
徒庸日夜從事何難之有越三日報成雷公喜吾聞隋  
何稠造遼水橋神速如是若豈其苗裔哉真將帥才也  
已修京師外城簡七十二衛材官分部焉公功冠首叙  
奏晉爵一等大司馬用爲班軍營中堅汰諸冗冒日討  
習其强有力者立戈池憂進退以律或有工役無不用  
命卒事擢守備崔黃口在京東武清縣境崔苻之澤盜



寒

與私鬻鹽者亡命其中出沒非時鈔掠四遠桴鼓終夜  
行旅相戒公以計禽及部兵格鬪得盜魁谷扛子等二  
百人諸黨與十之盜戢矣崔黃城高不盈丈則議城城  
首以月俸爲士民先士民踊躍子來城爲三門刀斗相  
望浚隍環之隱若巨鎮鎮人家爲公寫照而事之已復  
專祠公有盜盜大瑞家守州者懼捕盜格嚴逮案二十  
許人公獨心疑其寃縣重購躡尋得諸京師咸服辜理  
出所誣監司以金帛旌公遂擢佐擊

穆宗初謁陵公前馬

上目屬公夫夫鐵面美髯且朕虎臣也至鞏華行宮召  
金甲將軍見公對曰臣神樞營佐擊何勲也甲以銅爲  
之取堅耳何得有金

上笑而賜之食由此益顯名已大閱京營將士公執賢  
獲以升受上賞臺省交章薦之遂擢游擊將軍領良涿  
營營兵六千戚畹金吾中涓縉紳若諸生家半役爲廝  
養尺籍伍符寄空名耳公覈而白諸臺雖權貴謗議不  
顧也軍實大充家有鶴膝戶有岸渠長棘勁鍛望颺而  
奮諸臺特薦於朝遂擢古北口屬夷黃太極親兵尅兇  
有鐵騎三千桀驁不可馴徼求無厭公御以信義而秣  
馬訓兵時若對壘睚眦則挺劍喑鳴則彎弓夷酋懼朝



寒  
貢如期嘗單騎臨其幕中酋婦女羅拜喜曰何太師幸  
臨我視我猶家人父子也進酪漿及所獵禽鹿繫之馬  
後而還會龍固關礦賊張守清勢甚張諸臺白司馬非  
何君不可遂移龍固遣一卒持一檄入賊巢數其罪賊  
懾公先聲縛一人詣公其人最梟公杖死尸之肆以狗  
賊愈恐散其黨潛遁出界諸臺益賢公復移公古北口  
初公之移龍固也代者浚削夷夷叛之諸臺請加公都  
督副帥復故鎮比至夷歡呼何太師來吾曹復何患見  
公而涕下公慰藉禮而遣之益繕兵築塞陰雨桑土拮  
据奔奏而勞勩疾矣上書請解任再四後可夷聞而哭

相向也數年復有激之者復叛守將恐杜門莫知策所  
出督府王公言之石司馬令公處麾下備緩急王公使  
公諭夷而徵兵尾其後夷反脣輒殺無赦符檄雨下公  
言兵烏合不相習夷畜憤久其備將牢以不習之兵當  
有備之虜鮮不敗矣誠假我故日威儀往撫庶幾可安  
王公從之而公褒衣大帶乘籃輦以平頭奴子隨行先  
使譯者語夷何太師來夷不信飛騎遠偵狀騎還報果  
何太師也其長趨而迎擁公輿而言所以騷繹故皆大  
哭公亦爲之隕涕而勞苦之曰若屬稱不侵不叛之臣  
且二百年國家恩德良厚卽我二三關吏賜之不時幣



之不物以聞督府可耳何遽擱然爲大邦仇自取夷滅  
督府以我知若曹虛實起家再鎮勝兵四合滅跡掃塵  
若曹其自爲策皆嚙指矢不相負公乃白督府復給夷  
賜如故挈妻荷子負戴成羣迴首面內鞮譯無曠王公  
留公建牙公固辭遂歸久之卒公初娶於王繼娶於張  
丈夫子五人伯繼祿娶於徐太守維楫女也仲繼功以  
病廢娶於朱金吾總旗漢卿女也叔繼胤武學生娶於  
張閩帥世臣女也季繼文襲公官登武進士今守備儀  
真娶於張叅政書女也少子繼武以會舉爲錦衣帶刀  
侍衛授所鎮撫娶於張叅戎一瀾女也繼祿子一永思

文一繼功子一永忠女一繼胤子三永恩永德永志女  
一繼文子二永懋永慈女二繼武子二永懿永慧女一  
女三壻爲錦衣指揮使王鑑長子承惠綏德州守韋守  
仁長子冕陝西按察使李琦叔子勛之其諸子女婚嫁  
俱名族余初識季子真州問所由起家武進士十三年  
爲京營督捕總有功稍遷黃巖提調調大龍門把總四  
遷今官體貌不殊蓋儒雅恥與債帥伍已知爲張叅藩  
婿叅藩嘗言其家空乏兩女夫時助之公弟子壽積官  
江西左丞故典吾郡擊斷無諱吏民迄今誦焉已得公  
生平則知季子廉知自將益內外所觀摩良多余惟京



寒  
師居重馭輕而輦轂下諸武臣食租衣稅不知兵一旦  
有他虞無可用又苦無恒產服食侈怵居官大率以墨  
敗如何公曉暢軍事馴擾黠夷受我羈勒更持難進易  
退之節其子孫式穀文武並與蔚爲名家良有足多者  
余故表其墓門之隧以視都人士鵠焉

大泌山房集卷之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五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贈翰林檢討朱公墓表

余承乏領越憲事越人亟稱烏程朱太史文寧直諒多  
聞之士也方校士七閩閩人亟稱其人倫鑑余心識之  
明年余上計坐不稱任謫文寧不鄙夷而與之交是時  
文寧同科爲太史者皆擢坊局去獨十五年一官不調  
余益重其人過從稍稔則時涕泣言其父心齋先生也  
蓋葬可十年矣而未有表墓者猥以屬余余所敬事文  
寧同里少司馬許公蔚然儒宗爲先生銘甚具不識其



父視其子不識其人視其友文獻莫徵于斯敬采撫行事而爲之表曰先生名守愚字汝明其先涇人宋有仁福者從征方臘有功葬烏程南潯之石街巷遂家于潯四傳爲進士枏並冢舍築厚德庵以世供時祭而本鎮爲判狀今藏文寧家比于魏笏王氈又四傳爲丹徒教諭某又六傳爲民畏公震伯子爲月溪公經少孤食貧不能治經生業依外家吳氏吳待之厚以賈佐耕少有則分與三弟共之念其父墓卑濕行求得高阜遷葬因自祔焉丈夫子二人伯卽先生幼善病十年以長未就外傳一日塾師過宿公家先生侍坐師教以近體詩一

章受命如嚮驚曰此佳兒何乃棄之不教幸以相付月溪公喜遂執贄焉三年志意開解若有夙契經旣通更善屬文補博士弟子員攻制科之業曹偶咸推讓之月溪公家具差增于往然實無大奇羨而爲無賴子所嫉使長賦會三殿災島寇蹂躪越四封賦日繁重不可支先生蹠而請曰大人不能媚事上官而奴產子寅緣爲囊橐見請身往役庶幾不淪胥以敗于是東走海南走楚監門之養臣虜之勞備嘗之矣先生復善會計衆莫能欺十省二三嫉者無如之何故事邑公私鉅細皆辦典庫征求無藝無不毀家亡身者因以典庫中之檄下



家衆相嚮而哭先生寬譬之卽死與徙天也天可逃乎  
受事九日而中丞南海龐公按浙疏行條鞭法罷一切  
徭賦先生來歸意氣如平日先生雖受役動以書籠隨  
暇輒吟諷研究旣免杜門距躍嘿而好深沉之思而體  
故弱不勝又疲于奔命者十餘年病病矣嘆曰吾欲業  
儒自見爲吾親耳今以業儒病且死失其身而能事其  
親者未之有也則從事養生家言旁及內典而口授文  
寧經簡而不泥於俗辨而不詭于正文寧以其經專門  
名家得之先生爲多尋亦補博士弟子員先生因自免  
顧謂文寧吾無以慰吾父若何以使吾不愧爲子而筮

得一卦愀然不樂吾不敢召終身之憂而將有一朝之  
患者何也然秘不示人髹工某愿謹事先生久先生信  
任之遭逃奴于路奴醉而詬曰若欺乃翁取幸耳何出  
吾上工憤與鬪一夕死而其妻故里豪乳媪誣先生實  
死之責先生父子對簿幾無以自解里父老不平朱公  
長者爲人覆沒天道果無知耶數十百人相率詣佛宮  
乞靈文寧又以名田市百金爲豪壽豪鄉者業悔之善  
文寧之能降以相從也事小挺而御史大夫李公來爲  
郡守左丞蘇公來爲郡理廉得狀理出里父老則又詣  
佛宮爲先生賽而先生家益廢病復大作斷酒肉謝絕



親知一切往還晨昏定省禮佛誦經而已歲戊子文寧  
領浙解第二人先生送至許墅爲別問曰兒萬一登第  
服官政何術之從文寧未及應出袖中一編貽之道在  
是無多言則手題大學經文也文寧成進士讀中秘書  
有懷二人亟圖歸省先生不可欲及身未憊時一望帝  
京且有所訓厲汝買舟北上甫渡江患暴下抵德州浸  
劇馳書報文寧文寧一晝夜行三百里至天津不及訣  
矣七日而始成斂今中丞彭公爲兵使者實資之先生  
之歿也父服猶未除流涕言吾不能孝地上將孝地下  
而月溪公與母葉孺人俱嚴重難事先生就養無方務

得歡心大役大獄辛楚窮萬端不令父知其翔實以損  
上箸也先生白首侍側父心不忍恒搖手謝兒休矣老  
夫健故倍兒庸何患葉孺人卒三十年但言卽泣下沾  
襟遇母黨周旋委曲而數語文寧兄弟母也劬勞以造  
吾家吾安忍母家之衰落乎小子志之事繼母葉孺人  
如因母以哭先生哀發病卒待母弟沒齒無纖芥女弟  
適范氏而寡存問日不絕配吳太孺人相敬如賓無他  
媵侍教文寧兄弟不威而肅有小過倚案不食以愧之  
時時舉里中故老言行詔諸子弟及鄉人吾所聞祖父  
如是徵驗不爽法戒易入也燕居落落穆穆喜怒不形



卒然臨之不知于色大故當前裂然高斷賁育莫能奪矣生平無謔浪猥雜語或訐人私掩耳去之不欲聞徒步出入必正衣冠尊瞻視後生望見遞相告曰朱公來朱公來拱而立須過乃已人有急難赴之如不及宗人以踐更故闖牆亟損其橐代供此苦吾所諳同病相憐耳所爲義田義倉法甚善未就屬文寧成之奴賈而蕩其貲徒手歸不問牧豎有惡疾不可近年正饑斗米錢三百左右請逐之先生顰眉曰不聞田子方之於馬耶壯用其力病而棄之吾安忍爲治病衣食之終身以龐李蘇三公有大造于家也歲時設主祠之諸有德者朝

夕僂指頌禱不忘鳳岡尤公春懷王公會台李公從微時物色卒爲聞人所交游疊疊忠告汲長孺之面折過龔渤海之善媿人先生皆有之卒無怨者其正直忠厚素取信也先生遭家不造歷試諸艱子爲吉士大官賜饌尚方給筆札未一效之膝下而又不躋上壽不終正寢文寧以爲大恨旣葬先生顧字五圩之阡悽愴怵惕無復宦情吳太孺人趣之而忘而父之以逢掖終乎詣闕拜國史考最贈先生如其官予勅命而代言者有限制不可一二其詳余所表皆孝弟廉讓信義大節也子女婚姻生卒葬月日具志中不復載文寧名國楨所以



不朽先生有石室金匱及名山在矣

故老廉費公墓表

不佞往對公車望見費公顏色知爲長者更二十年交公冢子國聘過其家則公已病不見客獨令兩童子負而從屏幙間竊窺而謂國聘孺子沾沾御李有以哉沔通國人薦紳學士以迨販傭牧豎談公行事益信爲長者非公安所得子如國聘而無何公不起矣則以國聘所爲狀參稽所覩聞爲表公之墓公諱得智以明其字始生而鄰媪來爲母具餽粥之食色盡赭凡三易皆然鄰媪大驚以爲祥應當在子虎豹未成文有食牛之氣

矣七歲就外傳目所一見輒誦于口已治舉子業輕重疎密各得體宜而父故受什一日折閱則改治田亦殊鹵莽滅裂公寄食族兄得仁家得仁好客客男女雜坐爲長夜飲公鍵戶如弗聞也得仁時嘲之孺子腹不厭糠覈而欲子雲吐腸子建反胃耶公不顧十六補博士弟子員里中諸先進奇其才忘年折節交之屢試督學使者無不高等精廬一啓士橫經捧手而至戶外屢爲滿稍稍取羔鴈之贄共父母養頃之相繼沒典衣調棺斂而是時母兄得義亦以狎遊廢產公與婦陳孺人脫身出就宅旁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學愈勤文愈



工竟以嘉靖戊午舉于鄉故事舉于鄉從郡大夫請謁受謝不患貧而公非公事不入郡庭郡歲中水則釣鮮食之雜菴間彫胡踰鷓鴣雞雍之屬甘之如鼎珍而甚者累日突無煙陳孺人卧牛衣泣相弔也頃之陳孺人復卒繼者今任孺人任家故饒見公貧不堪其憂則微諷公士當身名俱泰何自苦乃爾詰朝門外有持百金來屬公爲除踐更籍者孺人曰身爲孝廉婦不具簪珥非妾父母相攸意也君行義妾行志受之不亦可乎公莞然而笑愧我非伯鸞致卿不得如德耀且一人除籍一人入籍除者賄而不見德入者怨而有後言其利安在卒不受而會國聘夙慧善讀公書公撫其首以示孺人地忍之是兒吾送窮文也國聘甫勝冠舉于鄉公率上春官者再而國聘成進士公遂罷不復借計吏國聘柬入爲吉士尋給事中歲時有遺公公於衣一再御食僅辨味而止而或歛歔流涕不禁則傷陳孺人不及見子貴也國聘旣以其貴貴公公猶衣敝履空徒步出入里門無少賤與釣席常祿所積治第一區有園池之勝數召諸故人觴咏其中晚年病不仁則昇籃輿遊而輔以絲竹不醉無歸每語人吾所爲日飲亡何非以明得意不欲隱君賜耳國聘立朝天方授楚執政者專其門如



市公不色喜旣補外得蜀遠去萬里復不容而徙之秦  
又中以考功法謫爲丞公不色愠也國聘自蜀還且尋  
遂初賦而公不可柰何若悻悻小丈夫爲哉旣再謫而  
公慰藉國聘鄉者廼公誤兒兒當竟其志矣父子相嫗  
煦者踰年而卒公生平無他者惟有麪生之好病六歲  
未嘗一日廢酒卒之日命治具與故人訣未至而氣逆  
亟呼曰廼公長別矣孺子觴而餞之三行觴而瞑不佞  
按晉柴桑公簞瓢屢罄締給冬陳爲彭澤八十日以不  
堪折腰自免而雅好酒其卒也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  
足委運大化談詭而去可不謂達乎公裏逢掖垂五十  
年僅得蒙夕郎虛號所涉窘窶實相當不以初終易行  
不以肥遯噉名彌留之際怡然飲滿而逝亦大有定力  
哉以晉書及顏延之誄爲證則公得年又適與柴桑等  
抑何奇也考亭作史書晉徵士陶潛卒公遭際明時與  
彼革命之代殊科然趣行固後先合符矣不佞竊取考  
亭之義不名公所封官而直署其阡曰孝廉士無爵而  
榮斯之謂歟任孺人舉二子國聘因心則友有父風其  
狀公他懿美文楚楚可觀故略不載

臨邑邢莊惠公墓表

邢季公之卒也邑人巷哭罷市則有頌德碑博士弟子



員謚之莊惠則有鄉校頌德碑已請祀之學宮邑人以爲非凡民所得駿奔走就公生平課農宿安店爲祠貌祀之歲時伏臘香火相屬比葬于宗伯爲志墓中石四方薦紳學士誄之者數十百家按禮賢者墓表道蹕域于是公子太僕侗昆季以屬其友人某某于季公父子有知生知死之義焉是宜表表曰季公名如約字信甫別號邑涯翁山東臨邑人也先世著於河間而居臨邑者自伯通公始有聞三傳爲岢嵐州政四傳爲博野諭溥娶于許生丈夫子三人長公如默吏科都給事中次公如愚闔司叅軍季卽公少得奇病羸劣不能治博士家言比冠于書無所不窺而不守章句叩以大義若故實應對如流尤好司馬史記丹鉛數過詩有元白之致太僕爲摘句詞林競誦之又以善病攻方書遂精其業貌乃更腴魁岸鴻大首盈尺美鬚眉望之甚偉從長公官京師福山郭公爲御史以諫得罪杖闕下血肉淋漓公手傳藥調護甚備郭公齋廚蕭然間市餅啖公謝已進食比歸長公迎門相勞季無餒耶公言得周旋直臣如饗太牢矣郭公爲大司馬語人吾創不死有今日以宣甫弟故宣甫者長公字也有詔試諸善方書者公爲第二人當待詔金馬門非其好也乞就德王侍醫將母



而東王知其賢禮之與諸大夫齒宮府嚴重之而時從  
歷下李于鱗諸君子遊先是侍父博野朝莫視寢食寒  
煥疾則醫卜禳禱沒則復舍斂殯事盡禮已長公奔喪  
問狀吾得季也不愧爲子其後母卒亦如之曰他日吾  
以報吾兄長公宗子家廟在焉雞鳴必往朝風雨寒暑  
不輟祖第北樓火更造戒不易甕庶見先人于牆長公  
爲給事有吏部郎毀其少宰及里人蘭陽令修卻其部  
民張左丞者公皆持不可與次公葬比公如父三人無  
異財同釜而炊諸子婦化之一無所爭凡三十年居長  
公邸尺布斗粟出納經其手歲竟爲籍白長公長公色

喜季何不自取之賢於我多矣長公卒次公當戶次公  
卒公爲政食指繁析箸用宅器物美好先二兄子而身  
取瘠敝者請益請更再三無倦長公九子及諸孫羣之  
一塾延江表名師督課之少惰長跪受責或子朴從子  
年相若不小假顏色也今彬彬起矣從子孝廉仕茂才  
任寢疾親隱窮日夕兩人每從枕上呼若爲報叔父有  
華封人三祝耳朝列大夫化者長公家督每來省公公  
必肅衣冠迎送旋報謁非疾病往來不間兩人俱不善  
酒間日必設薄食促膝而談數前言往行所睹記吉祥  
善事不及人過失長篇短詠倡酬相賞極歡而罷伏日



暑  
曝衣有布被穿而敗絮見大僕問故曰而世父宦游與  
乃公相戒無入卧内所共寢處也小子識之言既歛歔  
褚而内之笥中長公從祀學宮公詣釋菜而稽首謝邑  
令長諸博士弟子伯氏俎豆賢人之間老夫耄矣俛見  
之幸甚因泣下沾襟觀者改容孝廉沂于公爲季父無  
祿蚤世爲室居其嫠而裝遣其二女女夫不自振則令  
同其母居歲賦粟日賦薪水五十年如一日邢故右族  
邑無兩大室廬割城之半然悉族子疏屬居無僦直均  
田令下人規下賦以瘠土占公皆以腴或曰實瘠若何  
公曰吾力能糞瘠田無與二老嗇夫爭口舌也兵使者

雩都李公聞而嘆之居恒言人生所最先者公賦所不  
宜後者窮交秋場甫登公家租挈畢入力不能輸者代  
之歲已未大饑富人積粟坐索高賈公從吏次公各以  
粟三百石但賒而私所舖糜全活邊忠輩數十百人瘞  
溝中之瘠劉堂輩二十七軀其後歲以爲常木綿數千  
畝家收十七以其三恣貧民拾取按方調藥藥貴重或  
遠方難致必預蓄之病者身詣門或其親戚子弟來告  
予方予藥醫師張龍徐嗣歲計公所與鄉人共藥物不  
啻百有餘簾也省祭龐世祿引付質庫倉官趙福倉入  
官無資斧爲之辦裝鄰荆朝用困大僑鬻其墓傍田辭



暑  
田而予之直朝用德公不忍受遂爲間田云鬻黑墳者  
張梅貧無婦爲之娶已而梅流徙外縣越二十年有壯  
男子向公泥首百叩我張梅息也非公世安得有我黃  
堂坐法遠戍憐其母與妻無託也予田六十畝并田中  
廬給之至今其子家焉龐學詩女失明墜簪井中爲拯  
而屬里婦乳之卒有室家王旃劉孝等若而人故嘗以  
田鬻公歲比不登悉還之凡三千畝所逋次公子錢千  
萬焚其券簿李公芝與公相競爲施而晚削鬻其田公  
倍酬直二星終而簿子恕宦廉州歸無家公付以故物  
吾不欲人謂廉吏不可爲也謂善人不食報也此其最

較著者諸不問名姓不勝數矣歲自祀竈迄除日門如  
市其人遽條戚施矇聾瞶跛支離解寡孤獨糾墨  
鉗鈇復輿反接無一不有所賜金錢衣服菽粟無算皆  
厭其意而去人言邢季公好施如律令不爽信然以贖  
金市者覺而投諸井母更誤他人武定人市木綿予之  
過當不敢受公卒予之因歲以壓絲報公報復加等諸  
器物苦惡飲食腐敗持以求售輒予直盜竊田中禾邏  
者縛告公公目語盜令逸所司捕得盜公家繡衣者謹  
謝之繡家戶所有安必爲邢氏物已竊徐景山鎗範金  
肖人者八人謂某銷金類肖人公命舍之古不跡竊器



大盜王尚朝踰隱而入熱炬見公方卧戒其黨勿驚邢季公尚朝就禽瘐死獄中棺而出之嘗夜乘款段一平頭奴子從而豪某者馳馬關弓厲聲訶止公公故審諦之君某也爲此得無勞乎某慚而退惡少醉而詢公見者怒邢公而不免詢吾曹何加焉公召怒者譬之使我而可詢是藥石生我也使我而無可詢又何病焉邑有版籍訟詞連公郡章公聽之公實不與訟者言獄非可旦夕竟也如橐餕何邢公嘗見訟訟者一切屣履糲糗皆公主辦小人是厚誣長者章公嘖嘖盛德不容口里有爭公片言立決久之爭者懼爲公所知邑諸生某

與孝廉某構詣闕上書事下御史大夫葛端肅公會太僕初成進士公往視問過葛公葛公私問獄何所坐公哂之此一亭長足辦耳何至煩大府之憲公廉正天下莫不聞瑣瑣庸足治乎某據事理應爾非爲人解何者不則有如日葛公蹶然公排難解紛而無取吾鄉之魯連也敬奉教居無何孝廉死兩家不爲怨府公雅負人倫鑒裁貧富壽夭所料奇驗然絕不言性多通而門無雜賓所往還非類終日不交談刺謁稱謂非分過情者默不答諸生茂才異等尤所敬禮鴈納采雉脩贄夜待脂火日待饗餐者凡數十曹學宮故隘而歲久圯剝捐



署  
千金新之并爲諸廣文治舍經年甫訖事形家言學玄  
武地庫爲樓鎮其方隅旁及佛廬道靖橋梁埃隧什九  
出公貲以故所出浮所入太僕復好客客至不能具酒  
脯清談相對饑則噉麩而已而公施不替于舊無故不  
受人一筴一縷每語太僕乃公近四十始生若不圖若  
早達以繡豸衣我我與若母偕老享其成何以答主恩  
清白其可乎嘉靖末墨者當國臺省餽遺鉅萬若世父  
爲吏科兩歲金不滿十鎰幣不滿百束更畀乃公若仲  
父今臺省能爾否太僕同其僚林侍御以按鹺政出林  
得長蘆太僕得三河濟南商攜金丐公爲林居間公艱

然不說令西使者交關東使者何以謹正鹽筴慎無令  
吾兒知屬街卒送之三十里外而後爲太僕言也新城  
少司徒王公衣縵繒指示諸子孫此非不足綺縞者惜  
福留貽後人耳願汝曹似之東萊趙太宰尊人視公十  
年以長以慶亭之繭貽公服之無斃太宰以我近於親  
解衣衣我我以趙太公近於兄不忍敝家有陶盃用之  
終身無缺遇故紙遺蔬于路輒掇而度之曰此岢嵐公  
家法也見割雞屠豕慘然不樂恒爲罷箸一日之北門  
庖丁解牛牛銜刀跽公前公以三千贖而生之得四犢  
牛老死帷殮之隴上人每呼公爲佛楊太宰道臨邑下



車而汲佯問汲者汝邑有善人否汲者曰邢公天下善  
士公何不知已憇寺問僧佛法僧膜拜魯人不省佛法  
云何觀吾邑邢公佛當如是常熟嚴相國者長公南宮  
所取士太僕按吳相國亟問吾師有弟深沉而練于事  
闊達大度爲公何等屬太僕言其父也相國起謝向故  
度非盛德不生明公司寇王元美贈公詩一邑嬰兒半  
姓邢李郡伯禮公鄉飲賓下記曰黃髮名德厥號邢父  
馮宗伯用韞稱公之家少不營長不嬖公之里居不伎  
行不泐公之庭禽以馴犬以伏公之廐牛以轡馬不踈  
蓋實錄云俗忌三足蟾見者不祥公幼從羣兒之塔莊

獲蟾掣搦良久釋之卒不爲祟元配趙夫人病力天雷  
電風雨晝暝有大人長十餘丈冠黃金朱衣白簡鬼物  
從之百數麾幢鼓角震耀耳目公匿牀下大人曰當生  
者生當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示之符雕篆字隱隱見  
若富貴壽考大昌厥後者公稽首謝歷三日流黃氣滿  
室中朱書龍蛇狀盈几不可識夏日與友之宿安店月  
明熟卧忽有聲若雷從地起友人墜榻下公卧自如樂  
陵史太公禹城楊太公及公而三年德顏行二公卒公  
喟然長嘆吾安能爲魯靈光至九十大僕西第戎帥諸  
宗人輦公來上觴公留一昔質明命駕旋吾寃夢安故



樓是先人所棲託也明年寢疾七日神氣無異斂時軟若堯羅綿輕若委蛻遠近嗟異焉傾邑之人奔走問疾顓天請代承訃白衣冠號踊者如狂輪蹄揚塵累月乃已太僕因母萬孺人德平名家女其太父永年以人才爲給事其父天敘爲大使受室張生孺人季公旣失趙孺人而難其對雅聞萬氏息女婉靜有禮頓笑不輕卜筮襲吉笄而歸事尊章下氣怡聲應唯敬對事兩妯婦如姑無或耦也事諸子婦如兩妯無或亢也姑如京師孺人代以執勞姑從公歸孺人獨當井曰姑哭長公目青意所欲言身所欲安咸先爲逢而左右之洩唾必以

手承沐浴溲遺必身扶掖姑沒佐治喪事物必備公事丘嫂如母孺人晚亦倍敦三家子孫多臧獲手指千衣食率孺人營綜賓客常滿坐脫不時至若流連日月供張不匱公所損橐發廨或不給孺人以首飾相之其自爲飲食衣服務從菲者先公一歲卒年七十有八公年九十有一凡三男七女孫男女皆八人外孫男女稱是經言孔子射矍相之圃使公罔之裘所延入者幼壯孝弟者羞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使序黠所延入者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史稱萬石君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于以律公其殆庶幾乎



公父諭博野不屑就子給事封如公大丈夫詎以子一御史封重王門小吏又何足云不佞故緣博野公指用鄉校薦謚直表曰臨邑邢莊惠先生之墓以孺人事附見焉四方人望其表車必下乃若里人戴之如父母奉之如神明樵牧世世不忍侵矣

贈監察御史姚公墓表

余承乏太原歷藩臬更四歲時姚端公方爲行人數以使事過里門數相見瑰意琦行君子也因稔聞其家聲蓋得之父贈公云贈公名文碧字國禎世太原人也兄弟五人伯文臣以高年賜爵仲文清叔卽贈公季文魁

少者文芳皆諸生贈公故業儒已習法令爲決曹見其黨有重文橫入若疑誤人視聽因緣爲市受取無顧藉者心非之是夫據徼乘邪寧能爲石人乎自矢于天一介非義無以入橐片言非情無以書獄嘗給事觀察朱公朱公覘其寬饒簡易而陵謹盡察也每詔之曰刻木爲吏期不對俗之漸民久矣若壹是以奉公利人爲本當有後福贈公識于心不忘凡以殊死上者服念忘寢食有可矜輒讞之累千萬言終其任所之死而傳生比可六十許人城旦春以下驗問頗有遂而理出者不勝計也太原三衛軍吏以什伍中富者應之公私倚辦武



弁視爲奇貨可居特選橫調往往稱責鬻產不勝有死  
徒而已贈公請比要丁口徵其直雇役所出財毫釐而  
事集三歲舉文武士宿置幄幔器用便身之物坊箱民  
倩之王邸宦家事竟百不一存而索償高貲莫可質究  
贈公請無慮若干以公帑易而待之付典守者以爲常  
故時游徼支繚警夜迫晝聞訶殿聲則秉葦炬以從皆  
計戶魚貫受役巨室悉復猾者附蔭獨苦孱民耳贈公  
請做京師間架徵錢募踐更復者薦紳材官孝廉博士  
弟子多寡具如例不得溢額患役之民蘇矣此三事迄  
今不廢人人言姚公賜也再考如京師爲後軍都督府

掾史諸出居庸山海關者府與票引而收其金名曰需  
燕賞率倍十之五贈公曰關譏而不征王道也京師乃  
先關爲暴乎罷之諸武臣以嚴見憚已叅本科有交承  
賄好贈公垂橐與之而其人不欲去爲僞印行票引會  
穆皇初踐祚虜陷石州遼海薊門上谷雲中震于其鄰  
而奸民竄爲間諜窺我虛實贈公知狀置籍如左右券  
中分之以其半發關吏相勾校闌出入者捕如律指揮  
黃忠千戶蘇定舞知猜禍爲後府私人自詭曰長班誅  
求諸官屬若吏亡厭每誣以他事掠立其罪衆惴惴不  
免是懼公言于叅軍而斥之一府肅然自少至壯所經



上官非一其不肖者目攝之卒無如何而其賢者重之呼曰姚古直而不名惡聲不入于耳惡色不加于面居嘗涉獵經史而所好獨在春秋曰此聖人刑書也引經斷獄吾願學焉姚氏之先顯者若里中諸生多受詩而以春秋課其子每誦左氏傳累千言不誤一字經生謝弗如也贈公內行脩飭事父母出不易方復不過時夙興夜寐視膳問寢席所鄉衽所趾因時寒煖以身嘗試而後奉之先意承之事伯兄如父家政若諸禮儀去就咨稟無違貨殖所贏田畝所獲祿秩所入共之無私兩弟之婚也爲具六禮與侍御兄弟無二已舉先世之產

授之曰先子所愛也有治命在何敢倍初娶于王產女無何卒繼以張生男女各二人亦卒贈公年猶壯有嫠而豐于貲者願得備灑掃贈公艷然夫後婦之不祥人也自昔賢者以爲大戒吾家不患貧而二子皆可教吾亦謀抱孫耳彼誠多財何與吾事遂獨處迨老無二色焉財中人產而好周人之急丐貸未嘗不應負販以小物售必厚與直尤貴重儒生親故中好學而用不足召與子同社爲具饗殮筆札有賴以成名者晚除鹽官投檄不赴曰吾非敢自菲薄第直道而行難乎免于今之世矣有子可繼志也蓋見其二子成國器諸孫風氣日



署  
上而後卒是爲萬曆戊子五月九日距生正德丁丑某  
月某日年七十有二葬古城之東原配王孺人無子張  
孺人生伯子鑑郡諸生今卒仲子鏞卽侍御侍御爲行  
人爲御史兩贈公如其官兩母皆孺人王孺人莊而靜  
勤於治生張孺人儷之公客京師張孺人課子于家有  
畫荻和熊之風比爲塾師具脩脯雖脫簪珥無靳相夫  
閨内外事不言而諭贈公所爲不忍發笥逝梁也女三  
人王出者爲郡諸生程宗望婦張出者爲武舉楊培諸  
生王國賓婦孫男子二人連城連珠學生也孫女子二  
人一爲觀察傅霖孫從聖婦一字大司徒楮鈇孫某侍

御勸事親之日短不如伯兄而伯兄復蚤世無繇悉識  
父母懿德狀其大畧授余與余往聞太原士民者合采  
而表之如右余按周禮宰夫八職正師司旅皆王官而  
府史胥徒則庶人在官者也其時市井田野莫不有學  
卽府史亦儒生耳周衰學校廢命儒也妄吏所務刀筆  
筐篋不協經義儒者鄭玄馮良輩恥之余觀姚贈公文  
無害如蕭何治獄不寃如于公不阿邑官長如郅惲廉  
不受饋如尹翁歸本所從來得之春秋乃知明經之益  
人意知也不旣多乎身有牧人御衆之才未及顯庸然  
而七十年先矣考終命攸好德子孫食其報功名發聞



勿替引之天之胙善何遜漢諸君子哉

贈郡守馮公墓表

馮見可公名季兆字汝行仕至工部司務以伯子若愚贈爲刑部郎再贈爲襄陽守始公之卒也伯子猶諸生葬從父祭從子垂十年而始奉新命勒石墓隧蓋公上世有爲唐宗伯曰叔和遷江南有弟爲南唐尚書曰延巳遷明州今寧波府慈谿縣也絃誦簪組凡數十傳而爲公父中憲公燮母錢恭人以公伯兄左丞公貴中憲公隱君子里人嚴事之號健齋先生生公有貴徵因名之季兆稍長博學工文詞弱冠受知令曹公謂左丞難

爲兄也遂補博士弟子員左丞起家進士令泰和中憲公屬公輔行便居邸中可極思公車之業而聞島夷入寇亟歸省百舍重趼而至泣相勞也無何母病則左丞已召爲儀部郎少弟占甫免于孩公視疾備嘗勤苦會瘴暑汗與涕交下者彌月夜則稽顙禮斗請以身代母卒不起哭而毀面無生氣又席藁靈牀前有重腿疾矣中憲公故素封而公左丞貴介弟獨清約如寒峻雲間守聞其名禮爲弟子師抗顏無所阿邑守極重之吏坐法丐公道地以百金爲壽麾之去吾授吾經而已安知其他雲間人誦之久之舉於鄉文典雅渾厚不逐時爲



浮靡態以故四上春官不第中憲公語之曰士在自立豈必科名吾老矣若又善病宜有以慰我者因謁選人得鎮平諭鎮平僻小邑士鮮師承公日與講肄曠若發蒙而更周其貧者謝絕諸餽遺卽束脞無得及門鎮平由此知南方之學感奮顧化有登賢能書者矣令某子甲故嘗爲左丞屬以不任職調鎮平于左丞有憾言公直道而行令莫窺其喜愠之色爲之愧謝嘗受聘校豫章士故事博士受成御史無所可否公精簡覈得十三人皆一時之選中丞王元美先生及諸臺交章薦于朝拜國子學錄規畫一如鎮平時大司成周公每群諸生及勳貴夷酋長數百千人立庭下令公高座說經勃宰理窟辭條豐蔚聽者莫不厭心抃舞擢工部司務司務于部事無不綜核取

高皇帝勅中語署其廳事曰精勤中貴人子弟姻戚多竄名匠籍中冒廩食無算公勾稽無所容諸曹胥史多越人善爲奸利工造請戒門者毋入鄉人謁卽謁無及公事中貴人與鄉人見斥者爲蜚語中公公走告江陵江陵故知公賢不爲動而羣小事卒敗公益謹于其職河漕大計也考昔成敗利害今所以疏排長筴與行河使者相往覆皆以公言爲程而中憲公卒矣公居恒念



父宦十年不以家從比聞喪扶服奔還過寶應風暴舟  
且覆先生泣吾得一撫先人棺足矣頃之反風登岸舟  
人以為孝感歸而居喪如喪母時而毀滋甚服除除故  
官屬有兩宮潞邸之役中貴人徵材用部議削其三之  
一公以告尚書楊公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貴徵賤賤  
徵貴因時制宜可耳奈何為一切使彼得藉口實而更  
暴騰踊以難我乎尚書用其言中貴人語塞所省倍多  
尚書以為公功欲有所褒異公固辭適大峪陵工興尚  
書疏發水衡萬金授清淵部郎為斲斲費以先生往金  
有奇羨郎嘖嘖言非馮公清白吏安得此比報命疾更

作乞歸尚書尼之是日莫當從大夫之後矣公謝曰不  
穀豈以身殉一官遽上書去抵家數月卒公生平寡嗜  
好慎取予言于人無隱情行于獨無愧色人有過雖親  
故權勢必相規子姓昆弟怡怡相得終身沒之日左丞  
不勝哀筭無長物田宅不加于先世其年五十有一配  
錢太恭人與子孫婚姻卒葬月日具伯子婦翁顧公琨  
及故同舍郎余公寅狀志中昔先大夫以公生之年舉  
楚則公宗人東崖公為主司已余分校 禮闈得公族  
子比部郎盛宗左丞官楚余仲弟復出其門先大夫三  
仕浙實城慈谿余亦承乏觀察所覩記馮氏父子兄弟



事良悉伯子守襄陽與余郡鄰得聞其政先大夫三爲工部郎其持論操脩多與公合者是余所爲表公意也  
封郡守徐公墓表

邑楚陵徐先生先世家南州實高士孺子裔自其曾祖某徙邑某里某生某某生某娶于熊是爲先生父母先生諱麟字仁卿繇明經貢宗伯除金華訓導已遷天台教諭歸且二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八初受室譚繼以王舉男子各二人伯成脩先卒仲成位叔成伊季成佐有孫某人卒之明年葬邑東花臺鄉會形家言不吉更卜地某遷葬而某表其墓曰先生楚聞人也祖父以馴行孝謹相禪鄉里化之先生夙惠誦書一再過不復忘八年喪母搥膺洵涕瘠色憂容弔賓無不憐愛者甫卅督學使楊公試其文奇甚補邑諸生卽予廩食兄弟四人文酒會賞比於謝氏烏衣之遊而頗厭薄舉子業聞博士劉公某受新建之學往師之窮涯而返里人孝廉魯公某冠解果而纓禁緩目以定體足以從之其持論據經守古寡偶少徒先生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每語移日盡夜食冷而復煖者數四然恥爲游談閤然自脩而已父常有大度不事生產獨母攻苦持家家日饒先生一無所問如其父父沒而伯兄任家督旁畝



益斥先生一無所問如父在時也伯兄沒而私蓄累千金諸子有言先生一無所問如兄在時也事繼母危如因母視省席蓐燥濕數奉甘脆食物病則蚤剪露禱以身代宦浙時母老不任輦朝夕深念不置而執政者汰仕宦習爲媵阿往往牴牾不相入曾臆愈結約竟拂袖歸諸生涕泣固留之不得所竭誠盡慎奉母者十許年而母沒先生於禮不毀矣猶哭無常聲如中路嬰兒失母者三年父之黨數十百人綴之以食而弗殊冠婚喪葬豐約共之母之黨無凍餒者愛而友敬而順交相睦也先生默而識之卽有所論著達而已矣居嘗曰夫學

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四寸何足以美七尺之軀其實莫先於辨義利吾設誠而致行之非其義也馬如羊不以入廐金如粟不以入握有遺金數笏于途者立而俟之其人或以拓封樹給白金宵遁者棄如遺迹也爲博士七載不納弟子片艇天台人覘知其貧爭捐金治裝復不受至京口典衣買舟而還是時邑俗侈靡富人子盛帷帳共具擁騶從填隘閭巷而先生衣大布衣華冠敝履宅湫隘囂塵不蔽風雨見以爲嗇而重施顧專務振窮乏赴人之急歲入租若俸稍十九在外所解衣推食其門弟子潘承基徐錦夏蘭之屬若而人所善故



人子共其資沒身貢士呂某之屬若而人所調棺斂部  
署其喪事博士袁道之屬若而人所不以貴賤易交率  
其子行脩如故博士黃天栢之屬若而人所折券棄責  
或陰爲人居間而陽辭之者無名數先生旣宿德大儒  
爲鄉祭酒又以仲子貴一命禮部郎再命徽州守而絕  
無呂鉅態出入徒步從一奚奴非遠郊不乘將至里門  
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雖廝役扈養柔色下之惡少羣  
妻孥蹋先生第諄詢不可聞敕家人扃戶無校一言家  
人謂若是將不勝侮先生解之曰終身遜路不枉百步  
終身遜畔不失一段彼狺狺吠而營營飛鳥足與治乎

齒堅於舌而先敝乃公籌之熟矣見以爲弱而易與而  
砥礪廉隅燕寢溽暑伊鬱衣服冠而坐使其子勿貌愛  
其子勿面無敢跛倚侍側者嘗入京師視仲子仲子所  
友二三人治具召先生稍豐先生弗善也三損之然後  
就坐已優人爲馮公四德佐酒先生執爵宣言曰是夫  
賈人子往來時幾何而種德若是諸君宦京師久所行  
事有可相方者否衆慚不能對先生起舉酒爲罰幸無  
忘今日之慚邑故有五湖久之黃流膏凝旁郡藉爲田  
士民上書以請有司爲蜚語撓敗獨先生持之堅田以  
不奪而佻賦平少年儻蕩冶遊望先生來走避之所親



欲以私干者逡巡卒不得出口社中高年人人嚴重先生也見以爲亢而難事而飲人以和使人意消揚人善不啻口出與其來不追其往因其材不求其備無長少賢不肖皆謂先生親已卒之日同姓婚姻知交哭於次盡哀通國爲罷市咨嗟涕洟操魚菽而祭者道相逮也先是天台人高先生之誼以所卻金爲先生生祠士民日謁款受命如嚮頃者邑學士大夫請祠先生學宮此豈有發徵期會哉則精誠之致已其太父父辱與先生葭莩親每稱說邑長者必曰前魯文恪今徐仁卿某爲童子覩先生行事而異之已偕仲子成進士備聞家訓仲子質兼有其文武而深中隱厚式穀先生爲多世儒饜糟粕而珍敝帚其居處足以反是獨立退而省其私不能行也咫君子恥之先生不言而躬行孝類翟方進柳公綽友悌類范丹牛弘廉類甄彬趙軌儉類宣秉許邵好施類原涉范叔孫無競類伏湛衛玠師表人倫類郭林宗陳仲弓硯硯高致伯仲文恪所不配者位耳文恪豐碑鴻號延之無窮何可以當吾世而失先生是用表之俾夫道墓下者庶幾如見先進君子焉

南州高士喻公墓表

漢和帝時豫章人喻猛爲蒼梧守以清白稱至晉而高



士合隱廬山其家皆在今新建縣龍沙里至宋而全珍  
徙豪溪天慶徙久駐至明而玉英瀚栗三公隱德不仕  
栗子熒熒仲子均仕山東副使熒者字廷理豫章人所  
稱素軒先生者也生九齡遭父喪而曾大母大母尚在  
晝夜哭不絕聲見二母則破涕強笑笑終不至矧與其  
弟受尚書專門名家益購古經史子集與明興以來朝  
章國故名公卿士大夫所撰著縱觀之獨于二氏書屏  
不省也當是時伯兄持家秉以故得精于學兄卒丘嫂  
日莫抱諸孤而啼先生亦大泣曰卽不敏請事嫂如事  
母勿過慟以貽母憂嫂乃安遂棄其學而代兄爲家督  
課男女耕織夙興夜寐亡勑也稍羨爲兄三男有室二  
女有家三十年同釜而食久之兄子長矣先生命之爾  
宗子吾攝也今歸爾政兄子固遜先生不可子知封建  
井田乎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是聖人仁術也從子謹受  
教遂析箸田督亢者宅爽塏者潛多魚者恣所欲取東  
家之子尺布斗粟見于色聞喻公兄弟自失也已而弟  
家火屋比延燒先生羸身出寄食族屬窘矣復喪母卒  
不以貧儉其親益不問家人產鄉者吾不廢治生爲吾  
母也今柰何自苦爲而伯子起亦習事授之家秉是物  
也由爾世父及我及爾從兄而今及爾母若陶朱公長



男先生復縱觀經史子集明興以來朝章典故與名公  
卿士大夫所撰著如少時啓居衣食無適非是而仲子  
均受博士家言日夕不休夏恭人調之曰老生欲逐兒  
應舉子耶先生笑謂恭人如而兒子所讀乃吾少年棄  
弗竟者也乃公所讀書是兼三才貫千古俛焉日有孳  
孳死而後已者也以是先生每與賓客言至前代興亡  
之迹與人生平臧否按覆無一遺失而口授仲子仲子  
博物洽聞所由來矣先生于史惜關雲長岳鵬舉兩公  
以忠見僂流涕芄蘭覆面而怒蒙檜姦邪髮上豎衝冠  
性故嚴整密室獨居正衣冠而坐與其弟俱大耋相對

如賓諸子孫莫敢以媿容見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  
言依于弟下逮斯養皆諄諄善誨之客以風雨不時過  
未嘗辭語合者累信宿去然所具不過鷄黍旣用仲子  
貴䟽封爲郎爲郡二千石矣愛其名刺不以通有司不  
修賀問之好嘗省仲子蘭谿歸而有祝氏子者追送百  
里外致餽甚豐正色卻之而貽書仲子吾業卻其餽于  
吾父子得矣兒毋復督過其人博名高也先生居窮以  
廉直聞于國更樂善施人婚葬不給饑饉無資者叩之  
輒如嚮故同井無轉徙之家見人過面發赤數之殊不  
堪受或從旁言是其故可原輒改容待之不宿怒後進



雖以莊見憚而終不府怨仲子再爲令再爲郡守先生  
就養扃戶攤書脫粟布衣不厭居恒勛之吾家代有令  
德吾必無愧廬山兒必無愧蒼梧仲子爲杭郡丞先生  
來避人操小艇泛西湖歷南北兩山旣而翻然曰吾家  
西山南浦何必減此且夫竊視而染指孰若取之無禁  
用之無竭者爲適也趣命駕還豫章不復出天時地形  
人事物理有所感動悉見之詩詩成擊節歌之上下曲  
折倨勾一部鼓吹矣仲子爲工部郎失一倉曹郎歡倉  
曹郎中之執政所至下吏議職左官而最後治兵天津流  
言驟起遂拂衣歸竊虞先生不無少望先生迎門慰勞

之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父子屏居田間爲逍遙遊者  
六年而卒卒之日臺檄脩社倉先生顧仲子此義舉士  
大夫宜爲庶人倡首遂瞑先生之鄉談理學者其內行  
未必淳備先生病之銘其軒曰素以見志自約趨樂自  
少迨老素位而行不加雕藻所爲詩亦題之素軒唵稿  
而其持論在先養氣氣完而後音響色澤以次討論修  
飾之字欲實實則沉重意欲虛虛則清逸用事欲渾渾  
則無跡結體欲雄雄則不卑盛唐詩多言景言景而情  
寓晚唐詩多言情言情而氣漓仲子用其說詩若文與  
古作者爭勝矣先生年八十有八丈夫子五人仲子最



知名孫男十有七人其所善則仲子之叔子應益有祖  
父風王司寇元美爲先生傳太常敬美爲著素軒說胡  
元瑞孝廉爲敘素軒詩其標目高而情實覈仲子復述  
先生遺行屬某表墓道之石某于四君子譬諸草木區  
以別矣先世故豫章支郡人與仲子同成進士三十餘  
年爲石交則何可以不文辭今世以子貴以子有聞者  
滔滔皆是先生行誼文學自足蔭映後人一素封郡守  
詎足爲重漢稱南州高士徐孺子孺子屢辭徵辟周旋  
人間酬往先生跡似而年齒子孫過之故采郭林宗語  
表先生墓因以徵豫章多君子也

封文林郎汪太公墓表

汪太公八十時仲叔皆自官中歸偕昆季爲壽余凡再  
致祝辭踰年而仲子守吉州季子入南床以其令聞廣  
譽效之太公東南羨爲盛事太公却杖而步日與親知  
燕娛歌詠趣仲季之官伯氏率諸孫就京兆試惟叔子  
侍其年閏中秋方謀爲樂無何微示疾遂卒仲季以訃  
來詞旨致哀而貽比部方公所爲狀以墓中志屬鄒爾  
瞻先生而屬余表其墓道之石焉太公上世國史家乘  
詳哉其言之矣其徙潁川叢睦里者在余所爲汪公父  
子傳中不具論太公父研丘公某母某孺人研丘公嘗



夢父老偉衣冠導三貴人至寢門驚而寤太公乃生以爲祥名之曰可託齒時日強記數百千言父督學棘欲其成而研丘公卽世日哭踊靈床頭輟業伯兄賈吳門竒其才使從遊蓋年十五志槩如丈夫比部之太父見而異焉字以女遂與伯分任秉利度義所入獨羸鳥寇方蹂躪吳賴有天幸不中兵燹燕居深念吾鄉者不能竟儒以慰親心孺子可教也時乎無再失遂棄去授子各一經經各就一師布幣行禮若月奉甚豐而科條督課甚勤諸子之應試也語之曰士登科有錄其祖父名得達于上吾故名託仲兄舉賢書以余舉子不育更之以孝孝者子道也然何可以兄命勝父命孺子識之仲季成進士遂書前名而喜可報地下人矣父號研丘因號懷研以寄終身之慕晚受子封欲致之父母格于例拜命之日哀不勝每言輒與泗俱也母性嚴而下諸子婦不免嘖恚獨公事之歡病則祈神請代割股和藥以進爲兩兄部署門内外事無有分異析箸所受不敢與兄齒時無而供其求或數百金伯失利鹽策邑邑無俚每食必饋日數啓居怡怡白首無間由親及踈由近及遠贖宗人女隸樂籍者脫宗人子迫於豪爲奴者治祖墓合荒頽者建義塾以教後進者收棄子于野者還遺



金于道者女良人女爲婢者復鄰人產奪于有力者婚姻斂葬之不給衣食之不足者歲莫而苦收責者所周卹以千百計旣富且貴食有常品不致味居先世廬不增一椽郡邑大夫博士以賓禮禮公不赴卽仲季仕迎養不就貽之橐金助廉家僮歸省覩縷問治狀復從人采聽風謠善則勞之否則讓之人有過舉勃然變色去不顧其或理直而受誣必與分疏不爲利疚不爲威惕料事成敗人禍福往往竒中里有訟就平無不服從征調有負割貨周之比部父號長者亟稱公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以克永世是吾師也公貌癯而聲

弘暢人擬之九臯鳴鶴雙眸燁燁如曙星涉獵經史臨池度曲各極其致而養生星曆形家言尤精曾王父以下宅兆悉所定也良朋密戚置酒高會呼五白行三雅談古今人行事若佛氏因果終夜無倦卒之年稍謝諸客時赴宗人飲時召至第飲先一日覺少異欠伸閉目而坐忽索曆視之曰吉日兮辰良吾逝矣言動神氣如常詰朝遂瞑日在萬曆乙卯八月二十距生嘉靖壬辰十有一月十有六日年八十有四元配卽比部祖姑封孺人子四伯建功以廩生入太學仲元功舉乙未進士叔允功禮部儒士季有功舉甲辰進士伯娶王忠益女



大京兆方賜谷公甥仲娶方三老遠宙女叔娶鮑梁女  
大司徒三峰孫季娶方芝祥女女一適方士瑞司訓環  
山孫孫男九人昌胤昌嗣昌期伯出胤娶吳可忠女嗣  
娶吳一濤女期諸生娶方孝廉可觀女昌業昌明仲出  
業諸生入國學娶方任子以巽女大司空采山孫明娶  
潘內史允升女昌位昌年叔出位聘閔宗育女年聘項  
天德女昌祚昌運季出祚諸生娶吳太學洵美女內史  
雲將孫運聘潘太學令謨女孫女九人一適王希遠一  
適太學曹以栻鄜州同知漳子一適潘肇建一適方嘉  
辰太守初庵孫一適吳太學一謹子一字蔣應物子一  
字方太學可成子一字程內史夢熊子曾孫男七人一  
聘許可進女一聘余太學久乾女一字內史某廷科子  
餘尚幼方與公家世婚兩公以先進君子表帥鄉國子  
孫式化比部公狀非兩喜溢美之言矣余惟人情所歎  
艷者富貴壽考子孫富不必貴富貴不必壽壽不必有  
賢子孫卽有之其人無可稱亦妖試幸措耳汪太公被  
服儒術言可書惇史行可當鄉先生其爲德也深矣其  
置本也固矣天舍其衷故不可捐也人知公之子兄弟  
競爽不知其得父訓若是是宜表章使四方人士瞻望  
封樹者有所矜式焉



孝廉黃君墓表

孝廉黃君伯纘之卒也年財三十有二而伯子孝翼甫九齡能讀父書則日授書使誦之又授之以詩教之聲病父子賡和曰吾樂此當一部鼓吹客至今出拜使侍則學詩故孝翼長卽以才名而慟其父行誼勲名不耀于當年日悲泣而爲之狀又數年游兩京乃以狀屬余爲表墓孝廉漳州龍溪人初名一承字伯纘更名鰲伯王父加迪不善治生產日削而好施里中號爲善人以天年終晚舉子文盛九齡喪父爲儒不就而行事類長者晚舉孝廉孝廉聰警異常兒加諸膝而摩挲其頂曰

夫以儒大吾門者非子而誰稍長從塾師受業質難更端弗得弗措而進止有常度隣人謝翁奇而以女字之已受毛氏詩書所傳于師晚而貫習又筆之于簡所錄他籍倍是夜分不假寐因有目眚父母戒勿篝燈至夜則隱几或從枕上吾伊不休聞鴻生碩儒必造謁問奇請益屬文宏肆而綿密諸人士服其能爲督學使黃耿公豫章徐公高第弟子甲午舉于鄉蓋晉王中丞爲理時薦于秦王宗伯而擢之也諸孝廉乘良刺肥意氣往往加于昔君服御簡素雖溽暑不張蓋非遠出不騎乘鄉人筐篚餼牽之享悉卻不受父恠問故此欲餌我爲



居間地兒鄉者羞之故不爲也清白遺子孫自今永矢  
勿諛僭計報罷益刻厲于學無何卒矣居恒見父母必  
正衣冠而後入鞠躬如不勝有問則拱而對不跛倚不  
忤視遭家長老于途不敢肩隨恂恂如不能言有所咨  
訊爲剖是非決利害不諱衆心折焉愛其弟終身無幾  
微之間弟有過私諷之不令親知與偶謝孺人無媒容  
寒夜必操刀尺俟卒業而退僮僕駑緩不給事未嘗訶  
斥病則調護之憂形于色燕會或強灌之酒不固辭而  
溫克自將貴人子酗罵坐如弗聞也同輩稱其雅量病  
力白父母兒不得長侍膝下貽大人憂罪何可贖有弟

有孤孫可代兒養請無過哀無厚塋笥中故絮足蔽體  
棺足容身槨足容棺可矣巳日家人門有趣駕者吾得  
正而斃全而歸何憾遂暝時萬曆丙申七月十有七日  
其生則嘉靖乙丑十有一月二十有三日配謝處士潛  
任女子一以陞孝翼其字娶貴陽郡守謝文炳女女一  
字孝廉呂貞冢孫士城以其年某月某日窆某所余按  
昔賢年三十二而卒者顏子亞聖世鮮倫擬若陸績劉  
敞盧詢祖之屬皆偏才小善垂名史策于今不朽黃孝  
廉卽不爲汝國顏子以方六朝三君奚讓是可表已矣



字孝廉呂良景終士始以其年某日某日變某河余姓  
卦文子一以型孝翼其字變貴則據守據文兩文文一  
其生限嘉釐丁丑十有二月二十有三日晒據士爵  
五而獲全而韞何測茲期劫萬曆丙申十月十日  
節吳容良憲吳容詠可矣已日家人門有賊驚皆吾  
有好無可升良養詰無毆哀無單墜管中姑繁吳蒲豐

### 孝廉吳君墓表

古今豪于酒者不可勝數然以生死大故臨之而不懼  
則其人亦不多得劉伶荷鍾傳奕自志醉死郭璞恒恐  
用不盡陳暄速營糟丘鄭泉葬陶家側百年成土爲酒  
壺余所記財數人耳而今乃有孝廉吳君居恒自言日  
有明窓淨几夜有蟹螯酒杯復何憂哉每會厭厭夜飲  
不醉無歸雖醉甚進退揖讓不失繩尺獨坐類華歆清  
辯綺粲類管輅談笑不及勢利類阮仲容崑峩如玉山  
之將頽類嵇叔夜精神朗瞻類王瞻發言可喜類唐儉  
語彌溫謹類梅聖俞也少年慕之酌酒爲狂則又勅厲



之人各有性長短自裁不見陳遵張竦耶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衆爲小戢初父母舉君而羸藥浮於乳顧復恒有憂色王父曰是其神明意用定吾家英物髻鬣猶弱不勝衣旣冠膚革充盈晚年得疾或請罷飲不可吾將從紀老黃泉下沾老春耳醫來視謂有風疾氣血耗宜緩之尚可延君奮曰天之美祿吾一日何可無雖加一日愈于已且夫拘攣不解孰與尻輪神馬返於無何有之鄉爲樂也疾遂增劇終無愁苦三子幼侍側請所欲言不荅惟勉其猶子學而已瞑時若含笑狀死生大矣毅然恬然如是豈不大丈夫哉然君非

直饒酒德也孝事父母以色養養親志視諸父猶父諸昆弟猶身署其舍曰怡怡仲弟早世撫孤爲之禮師受室當患痘時醫云法在險逆終夜不寐禱于神以百金殫醫之技而愈父與宗人建宗祠請于邑令定制羣從中貧而行賈者曰此子也才奈何與錢虜伍督之學爲諸生後進穎秀者獎成之四方士受業填門應如叩鐘未嘗臧否人物每遊越六橋三竺吳虞山虎丘經年忘返同儔多交郡邑長吏借資駕人君一謁不再謁謁不白事宗有悍奴凌主力言直之主知來謝君曰吾與若同此分誼非爲若計何謝爲同室有鬪多方譬曉不從



白于鞠獄者罷不問父好施力贊其成饑寒待衣食緩急待周卹者按歲額而給之曰先人之志不敢忘也所受德無不報而于師尤敦童子師識君稠人中已死厚視其子少不逐羣兒戲手一編吾伊不輟十一能文宗人未之信召試驚嘆和齋公固宜有後謂君王父種德食報也始受易伯父以塾師庸訪名士而得業禮者因受禮師呼爲小友彌自負語必驚人亦以是受吹拙目遂入北雍歲丁酉改南日過從諸知交談諧酣暢夜乃誦書理舉子業三越月而畢自喜吾餘勇尚可賈分試者得君文擊節當冠多士葉福清亦竒公天下才而太

學生不得冠多士沿習久不可變差次爲第四人旣屢蹶南宮益縱觀諸子史百家言所深嗜六經左史老莊於今李濟南王弇州汪太函三公文則兼修而用之君卒其從弟文學應選爲述其友進士汪泗論爲狀而兄之子光奎觸熱而來屬表君之墓蓋慮夫世之目君與燕市酒人高陽酒徒同類而並觀也而其大德細行有倫有脊不可泯泯無傳是用表章如右君名應試字以功患性卞更字韋明比于西門豹云其生嘉靖癸丑五日歿萬曆癸丑五月二十日以丙辰九月葬于某配程孺人獨舉女爲君納側室顧顧先君卒有子光宸光宏



光寰所婚嫁皆名家與其上世姓系詳志狀中

程太學墓表

余知程君衡父師文之賢也以丁黃門知君衡之能振人急難也以徐李生知君衡多長者游而不近膩也以蜀周侍御知君衡之好古被服儒術也以其邑范左丞左丞夫人卒屬君衡徵余爲志曰習吾夫婦父子者門人中無如程空周侍御有姊夫胡茂才來游金陵主君衡家余過之因見君衡子茂才臯羽宛陵湯司成故意氣交司成坐讒中廢君衡扼擊義形於色司成有死友唐君平亦以讒徙官鬱壹而沒同人掉臂不顧司成疾

走金陵與訣治後事君衡與焉復有異姓兄弟爲趙明府明府因諸生君衡以百金助之入太學而延爲臯羽師明府因以成進士于是四方賢豪長者莫不願締歡君衡君衡名譟江淮間無何卒矣蓋其年侍御卒江陵君衡實有知己之慟云已而明府狀之左丞傳之司成志之而臯羽請余表墓念吾先君子敬事先生實不在三先生下余采臯羽所述刪其繁詞而書其質行如左君衡父長者貌若不勝衣而以銳敏佐家政井井有條父卜宅終老豪侵之反覆辨論乃定比析箸君衡舉以讓其兄父卒復有侵其所葬地者君衡不可使親不安



地下吾何能安地上力折之遷而後已縉紳學士重君衡而及其父表章甚具語在貽穀堂集獨於父之孝未悉也屬余聞之余不敏未卽具草草就往貽而君衡已屬纊若待而目瞑者弱冠游南雍以爲四方英雋所集遂家焉貴人干旄過門無虛日然無所關說名下士投分結契者百餘曹卽緇黃窶人子延接無倦方燕客有蓬葆縲紲拜於前者曰失官課四百金罪當戍明日不償則與死比矣聞公高誼來歸命顧其橐空無以應亟謝客謁大賈得金子之郊外遇鬪者揖而問之甲曰吾賣女爲代償逋女將笄不一盼我乙曰某貧猶昔可奈

何引至舍捐金使贖女而解友壯未娶爲具六禮受室有請於君衡者曰自負智力不後人第得百金賈數年可佐君施授金不復問出入孤寡疾病見卽惻然必使資生而後卽安邑令督過里富人以詢君衡君衡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令免之富人知之以三百金謝君衡固辭不獲曰有兩生食貧無以相助以若四十金贈之兩生邑令門下士也令益重君衡矣賈人爲關吏所譏坐法君衡白之蘇水部得釋向後致數千金以三百金來報君衡辭之吾忘久矣辱君相念在意不在物或爲權閹所魚肉棄妻子匿白門君衡擁護無患亦



使子千里持金爲贈謝不內有負五十金而後爲鹽官卒者走使往奠對子焚其券有客死無資者爲之棺斂存問其家蓋富而爲德有矣未有不富而爲德不厭如君衡者也謂河南二夫子宗之大儒手校其集授梓誦而自勵是以操行不踰閑少善酒懼失德三年不飲未病之先語其子吾生平無大過實賴師友之功師則范左丞友則劉仕敬劉南奎程起雲程嵩華孫孟陽蔡心玄范惟弼范西或孫羽極孫元敏皆直諒多聞者也謝吉甫狷士也梅季豹狂士也吳公信有道有藝者也范斗文質直好義者也趙德友堅白自盟者也胡汝濟刻

意爲儒者也阮季卿俠士也黃隱叔敦士也孺子尊師取友以是爲法古人善行善言書而揭之四壁皆滿稚孫就外傳其教之亦如是中秋先日起坐辟僕妾惟子孫侍日午語之詰朝吉子逝矣至期徹几斂手足子曰得無恍惚耶曰生死猶晝夜何恍惚之有請遺言曰人各具才智以學力充之耳又呼伯子吾素不好名無煩人諛墓命櫛沐坐而逝嘗渡江舟幾覆人人失色君衡自如吳元名異之若具大神力乎曰死生之故素所晰也范左丞恒曰人具十分識須具二十分膽君衡用功深密譽必有試矣君衡名廷鎮有三子臯羽長而賢其



生卒月日與上世若子孫若女若孫女婚姻詳狀中葬  
江寧縣朱門鄉鳳圭山陽余采諸君子月旦評爲表其  
大致于墓門之石

許處士墓表

許爲大岳之胤唐睢陽公會孫儒公恥仕梁遷歙至處  
士父石泉公以俠著元配程未舉子而天繼以江數祈  
子於神夢程與語吾婦也而附禰與翁並不可若特祀  
我我昨若從之授以栢曰以是爲孺子明年處士生遂  
名之栢幼而警悟受書塾師不誦默識無何父卒不竟  
業而豪以事中之父遺貲爲削母憂致疾避之不免迺

愬之理稍紓是時兩弟未齒處士以五尺童子當厄卒  
無恙方翁遭之逆旅竒其才知以女女之婦善事姑母  
趨之賈賈于遂久而振以遂僻左舞袖難旋惟武林東  
南都會海王之國也可以賈族祖善其謀則屬仲弟主  
遂而偕之武林治鹽筴諸賈人侈而寡情實處士以約  
與傭雜作以直不乘人鬪捷人益附之不數年賈大起  
兩人三十年無違言而族祖以病歸屬之子處士亦以  
將母歸屬之子析貲唯族祖子意是聽人稱長者先是  
宗人德厚與衢陳僧隙僧誣之當道束詣衢訊客掉臂  
不顧處士觸熱走脫拳桎以歸吳越間誦其義旣歸子



舍里人宗鄉之凡有闕闕得片言立解郡大夫署爲鄉約正不發人隱不强人力所不任有患負責而貧不能舉者代之償以文木酬辭不納有相毆而誣者將赴愬於邑爲治其償而解之邑令旌其門耆德者再而奉詔賜高年爵復賓之鄉射吟口無間居平退讓縛紉而見義必爲竊先世墓盜先祠材者必反正乃已高曾以下支屬累積數喪卜地厝之形家言利少不利長請改卜不可兄弟一體何少長之分乎建宗祠身爲植三紀而成以名田歲入之贏置田與器祀事孔明矣其他扶顛持危療疾瘞齒斃道成梁捐數十百金者無算事母以

孝聞嘗見人製襦色欲之夜卽市繒製以進在武林知母病信宿馳歸母喜而愈與兩弟白首無間母令析箸泣而從命居室探籌得下者則曰後衍可拓也治室取渾樸不斷礮服御簡素奉先讌客則腆歲時之會無兩弟不驩視從子猶子推而羣從亦然姑嫜而老餽問不絕於途族祖某貧而瞽子弱周之終身弟某不能襄大事毀金屈卮應之與婦方相莊白首而育方氏弟孤弟專之若所生卒爲行服訓諸子舉孝順事實爲善陰隲若先世忠烈事朝夕詔之伯仲兩子平世訓孤孫益力屬婦加惠二嫠二嫠得守志著節曾孫懋德婦吳未行



而殉夫三人胥受旌人以為孝慈之報云晚闢屏山別業樹五穀木千章旁有冢圃人畚鍤其上亟封之喜啜茗以軒轅之顛有茶峯遂以自號亦喜法書名畫飲可數升未嘗為酒困客處武林踰三紀足不履狹邪市諸子就所居傍為園為軒大樂之日逍遙其中覺魚鳥親人體故健以哭仲弟病病革屏醫藥不用語其子吾髫年脫難丁年起家垂艾歸田為鄉里所安大耄強飲郡邑長吏加禮焉天息我以死吾何為不豫哉復以治祠治道二事畀其子成之夜分起櫛正冠曰吾歸無何有之鄉矣請治命不答而瞑四封戚疏長少先後臨者哭皆失聲年八十有四子五人女二人孫子十有一人孫女子八人曾孫七人曾孫女五人玄孫男女某人婚姻皆名家與處士生卒月日具狀中余惟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稽疑又以子孫逢吉為休徵自昔王公大人所不能兼而處士畢有之天道祚善豈僭賞哉是可表也按汪侍御狀而書其槩勒石墓門之隧



善其樂博石墓門之類武林踰三紀足不履狹邪市諸

畢前之天巖新善豈歡賞時最可表也時王封陝州而

以千紵發吉為朴燻自昔王公大人視不論兼而與士

壽二曰富三曰東寧四曰外我斯五曰我絲命壽幾又

皆各舉與與士主卒凡日其然中余對共彈五辭一曰

女子人人曾紵十人曾紵女五人女紵男文其人欲取

皆夫舉半人十有四千五人女二人紵千十有二人紵



律